

蛾術編十五

說制十至十二

說集一二

15

500

15



文
義
有
那

東京
學校圖書

15
500
15

波
49
15

蛾術編卷七十二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迓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制十

書疏言量之數與漢志異

虞書同律度量衡鄭注律陰呂陽律也度丈尺量斗斛
衡斤兩也疏云律候氣之管度量衡三者漢律秣志云
皆出黃鍾之律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
于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
百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

而五度審矣量謂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鍾之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鎰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度量衡本起于律也案漢志一黍爲一分疏作千二百爲一分漢志合龠爲合疏作十龠爲合皆誤也合龠當爲兩龠若十龠爲合有黍一萬二千一升有一百二十萬

母乃太多且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爲兩則二十四銖也十六兩爲斤若十龠爲合則一合有五兩一升有五十兩重三斤零二兩亦覺太重卽以今市中所用糶糶稻米量校之米一升僅得一斤零三兩稻米與黍其性輕重未詳要必不遠而今之量自當大于古二三倍若古黍一升重三斤零二兩則古之量反大于今必無此事旣夕禮朝一溢米鄭注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然則古米一升實一斤零三兩強也且古法十六兩爲斤二十四銖爲兩十黍爲銖米一斛重百二十斤則一斗重十二斤以十六通之爲一

百九十二兩然則一升之積當為一斤三兩十分兩之二也即四分兩之二以銖索法通之為四萬六千零八十

索又置二十兩以銖索法通之為四萬八千索兩數相較則溢之多于升者一千九百二十索以二十四乘之

正得四萬六千零八十索即一升故云二十四分升之

一也鶴壽案以千二百黍為一分一萬二千黍為一合

句為傳寫之誤無疑不必用斤兩法辨正之

五秉

論語冉子與之粟五秉包咸曰十六斗為庾與賈逵國語注同而不合周禮周禮旒人豆實三而成穀鄭云豆

實四升則穀實一斗二升也陶人庾實二穀如陶旒二

文則庾二斗四升案上文初與之釜六斗四升為釜請

益而僅與二斗四升故冉子自以已粟與之五秉聘禮

車秉有五藪注云二十四斛也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

曰藪十藪曰秉注云秉十六斛則一百六十斗也五秉

合八十斛共八百斗也馬注正同鶴壽案戴氏攷工記

二升曰穀十斗曰斛二斗四升曰庾十六斗曰藪

斛外更益二斗四升蓋與之釜已當所益不過乎始與

包注十六斗曰庾誤也先生之說蓋本戴氏但謂包注

與賈逵國語注同則誤謂此庾露積穀也詩云曾孫之庾

如坻如京是也唐尚書乃唐固非賈逵也史記魯世家

申豐汝賈許齊臣高翫子將粟五千庾裴駟引賈逵曰

戎行扁

卷七十二

世楷堂

此律經
卷八十一
三十六斗為庾五千庾八萬斛然則包注與賈逵左傳注同耳

原思粟九百

論語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古人祿計月以給者多計歲者少此九百一月所給也朱子云九百不言其量不可攷案孔注九百斗也漢蕭何傳高祖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三五不言實數若干注家可知其為三百五百今此乃夫子之家宰若月俸九百斛則太多故安國知為九百斗不出斗字省文耳計一月九百斗則九十石歲得一千八十石以今量較之約四五百石漢汲黯傳如淳注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千八

百石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歲一千四百四十石夫子家宰祿比漢二千石歲少至七百二十石或三百八十石不為太多況漢量未必小于周乎至史記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亦致粟六萬索隱曰若六萬石似太多當是六萬斗亦與漢之祿秩不同正義曰六萬小斗計當今二千石周之升斗斤兩皆用小也余謂索隱近之正義則謬唐之量雖大比周加一倍可矣計六萬斗則六千石即唐時量亦當三千石豈止二千乎然此必以歲計若月給此數則太多矣孟子齊宣王欲養以萬鍾昭三年左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

四升為豆皆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杜預曰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說文斗字部首十升也斛字注十斗也石字部首但云山石也據此知古人或言石或言斛二者是一而斛為正名石乃假借言之今人則以五斗為斛十斗為石計一鍾為六石四斗萬鍾則六萬四千石即古量小今量大而以今量亦當四五千石矣宣王欲養孟子即以歲給亦覺太多況下又云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趙岐曰往者曾饗十萬鍾之祿更屬荒唐唐恐不可信

錢法

宋書何尚之傳沈演之議錢法曰龜貝行于上古泉刀興于有周

魏文帝紀黃初二年初復五銖錢旋以穀貴罷之宋書

何尚之傳尚之議錢法曰四銖五銖錢文皆古篆非下

走所識鶴壽案既講錢法而僅綴此數語殆先生欲辨而已忘邪

儀象攷略

自漢以來有太初秬有劉歆三統秬有祖沖之四分秬有劉洪乾象秬有僧一行大衍秬有郭守敬授時秬隨時遞變

大西洋歐羅巴國秬法本于祖沖之蓋因遼人大石林

牙至天方國即回傳其術因而轉入大西洋外國人善

導師說守而不變不似中國人之好變古近儒宣城梅

文鼎定九過于尊信西法孫星衍問字堂集斗建辨謂三代知天必因斗建祖沖之

云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非為斗杓所指梅文鼎亦承其誤以梅氏通算法而不知稽古之過

戴震東原則又過抑西法皆為未得其平然文鼎攷古

之功雖疏而正蒙日月皆左旋終置不信亂道到正蒙

斯為極矣鶴壽案歐羅巴秣法雖不可過信亦不必過抑中法不及西法者凡有數術一曰經星度

差由于黃赤道二極不同心星繫赤道而執黃道之部次以求合故自洛下閎以及郭守敬諸名家測驗無符

者一曰宮分今古不同由于黃赤交道西行自有書契以來春分日躔角中漸西至進賢及至左執法于是而

執一定一說遂至寶瓶等十二宮皆差八度有奇一曰月將之差由于節氣二者皆太陽行度也豈有節氣已

到而月將未到者乎一曰節氣之差由于均分平年太陽行度之有贏縮定朔與交氣皆用之過宮之行豈二

十四平除可盡乎一曰推步不同中法止于句股割圓而西法分正餘弦切線等八法二者其類不同

粗細亦分焉能一符合一曰測景不同中法測于二至西法獨重二分太陽本輪既殊赤黃交極各異且清

蒙差多焉能不在不爽一為交日分數日食本于月影月食本于地影即如大都之東近海清蒙差多大都之

西遠海清蒙差少非一日之贏縮月之遲疾可無遺策也一為五星緯度經度如二儀之朔望緯度如二儀之

交食即如太陰犯昴太陰犯土之類每九年一次十二月皆然此天地之情也至西法之不及中法者無論其

他即一天體而論楚詞言圓則九重孰營度之蓋七政各有一天動而七政隨之各有所行之道各有其所行

之道則各才一極故七曜左旋非七曜自旋其極順天之左旋也至于回環右轉極未嘗逆移其本天斜動則其

道側溯而右也其遲速不等則因天有重數之故古人定為九重天自為天太虛無窮一也恒星三也鎮星三

也歲星四也熒惑五也太陽六也太白七也辰星八也太陰九也皆成大圓而其行有法故曰圓則九重乃西

戎行扁

卷七十二

世楷堂

法于太虛天中分常靜宗動為二重又于恒星天上分
 東西差南北差為二重則有十二重天矣歲差二重步
 算家不用梅文鼎亦嘗疑其不足據而信常靜宗動為
 近理北極赤道繫之宗動天者也雖去歲差二重而顯
 然可指數猶有十重何以古人但言九重蓋太虛無窮
 十與十二皆不足以盡之天數極于九恒星七曜適有
 八重并其遠而無所以至極者為九如此
 而已矣歐羅巴之說豈非鑿空無據乎

天有九層第一層宗動天毫無形象其二十八宿及眾
 星與凡一切無名小星皆在第二層天北極亦在第二
 層天至下面七層天止有日月五星各占一層此外別

他物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度從日起算日二
 晝一夜所行天之數人為取名曰一度日行三百六十

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一周天不能三百六十日不能三
 百六十五日亦不能三百六十六日日月合朔會于十
 二次者因日遲月速有參差不齊月二十七日餘一周
 天日三百六十五日餘一周天所以置閏

鶴壽案欲知天度必求諸

黃道宿度後漢志稱在天成度在秣成日居以列宿終
 于四七此天度之所由起以日循黃道右旋一晝夜所
 過謂之一度凡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
 右旋一周古推步家約計大致定為歲周三百六十五
 日四分日之一因以命度定為天周之度永元四年左
 中郎將賈逵論曰臣前上傳安等周黃道度日月弦望
 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日月同于今秣弦望至差一
 日已上輒奏變至以為日御縮退行于黃道自得行度
 不為變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象
 攷校奏可臣謹案前對言冬至日去極百一十五度夏
 至日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日去極九十一度赤道者
 為中天非日月道而以遙準度日月失其實行故也如

安言問典星待詔姚崇并畢等十二人皆曰星圖有規
 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案甘露二年大
 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以圖儀日月行致驗天運狀日月
 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
 行十三度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如言黃道有驗
 合天日無前卻望不造太史銅儀以甬為十三度亢
 十氏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分度之
 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營室二十八東壁十奎
 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昂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東井三
 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凡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
 一戴東原曰天本無度因日躔以起度度者行而過之
 之名故曰循黃道一晝夜所過即為一度黃道斜交于
 赤道日躔自南斂北自北發南寒暑往來而成歲者黃
 道事也辨方位計辰刻者赤道事也日右旋三百六十
 五日有奇謂于黃道一周謂之歲周因分天為三百六十
 五度有奇謂之天周是度法本宜施之于黃道不宜施
 之于赤道而漢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
 令司馬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定東西立壺遂太史

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徒有赤道宿度無黃
 道宿度前漢志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
 箕十一斗二十六婁十二胃八女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觜
 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八女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
 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此
 列宿相距乃從赤道測其度數下至唐初相承不改開
 元中詔梁令瓚作黃道游儀測知畢觜參及輿鬼四宿
 赤道宿度與舊不同畢七觜一參十鬼三宋皇祐已
 後屢有更改元新制渾儀測用二綫角十二度十分元
 九度二十分尾十九度十分女十一度四十分斗二十
 五十分牛七度二十九度十分箕十度三十分虛八度九
 十分太危十五度四十分婁十一度八十分胃十五度六
 十分奎十六度三十分畢十一度四十分觜十五度六
 十分昴十一度三十分星六度三十分張十七度二
 十分昴十一度三十分星六度三十分張十七度二
 度三十分星六度三十分張十七度二
 度七十五分星六度三十分張十七度二
 二參九唐改為觜一參十元則觜僅百分宿漢定為觜
 一度百分度之十明崇禎元年測改參前觜後蓋列宿

循黃道右旋以成歲差其黃道度分有定而從赤道視
 之近二至者度間必濶赤道渾圓之中圍周髀算經謂
 之中衡冬至至謂之外衡夏至謂之內衡其左旋皆準赤
 道平行以成規法外內衡小於中衡則其應乎赤道也
 外內衡度狹中衡度濶黃道亦渾圓之中圍而執斜側
 當其與二至近黃道以濶度應其狹度故在黃道一度
 在赤道必過乎一度近二分則斜側之執乃顯故在黃
 道一度在赤道必不及一度漢耿壽昌所謂攷驗天運
 狀日月至牽牛東井日過宿度因歲差而古今牽牛近冬
 至東井近夏至故也赤道宿度因歲差而古今牽牛近冬
 之平者今值乎斜側向之側者今轉移近平體執殊觀
 不惟皆西距星從赤道視之轉而在參西距星之東鬼
 西距星亦可轉而在柳西距星之東皆將前後易位而
 不得各改距星始合黃道前後之定序故宿度惟以
 黃道為主而赤道可不論

後漢朱浮傳游上疏言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注云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年十二

月除小月六日即一歲三百五十四日是為每歲日行
 天餘一十一度四分度之一不而一年餘十一日四分
 日之一故三年即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閏月又小
 是五年即得再閏張純傳純奏曰禮說三年一閏天气
 小備五年再閏天气大備洛書甄曜度凡周天三百六
 千九百三十二里日一日行一度二十四箇節氣挨下
 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來不能得中氣故置閏將中氣移下一月若依板法算
 去應三十二箇月多一月鶴壽案月有平朔又有定朔
 據日月平行之數而未攷其實行之數所謂
 十九年氣朔分齊其實不齊也詳見下卷
 古秣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今秣西法現已將奇數

去之就整數以便算作三百六十日數矣想必別有數
湊著他

日晝出地上夜入地下月則當晝有在地上時亦有在
地下時當夜有在地上時亦有在地下時

友人吳一峯曰日大于月幾倍或有此理又曰二十八
宿皆大于日則恐不可信或曰日視地大幾倍之俟再

攷

天行最速以天體最大故也其次則月速以月最在下
故也恒星最遲者以其在第二層天日月五星之上也
然月之速亦不盡由于最在下是月行本自速何則若

以日高月低為說則月在第九層天日亦僅在第六層
天竝非第一第二層相去猶不至倍即使倍之而月二
十七日有零一周天日亦宜五十餘日一周天何以日
乃遲至三百六十餘日方一周天乎可知是日行本遲
月行本速故耳但陽精宜健快陰精宜遲重今乃反之
則不可解鶴壽案日行一日夜不及天一度陽精健快也月行一日夜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陰精遲重也此以進數言日行一日夜已退十三度自然三百六十餘日一周天月行一日夜已退十三度退數言其故極易解先生乃以為不可解邪
漢天文志云經星常宿五星日月皆陰陽之精其本在
地而上發于天語本史記疑七十子以來相傳微言說

水晶部壘字注云萬物之精上為列星荀悅漢紀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也皆與漢志合

十二次為日月所交會以次言之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姬訾子曰元枵丑曰星紀以星言之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昂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二十八宿以人言之甲曰闕逢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彊圉戊曰著雍己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元默癸曰昭陽子曰困敦丑曰

赤奮若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闕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

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闔茂亥

曰大淵獻次者猶節次之次會聚上宿之義也鶴壽案古以星

記日月之行唐虞時分四象而已亦謂之四陸至周人始詳十二次二十八宿左傳梓慎曰元枵虛中也神竈以發女為元枵之維首據是遮之星次之大可致爾雅釋天壽星角亢也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星紀斗牽牛也元枵虛也顛項之虛虛也北陸虛也姬訾之口管室東壁也降婁奎婁也大梁昂也西陸昂也柳鶉火也爾雅所未舉者實沈參也鶉首東井輿鬼也鶉尾軫也元枵一曰天龜姬訾之口一曰豕韋東陸蒼龍七宿為壽星大火析木之津二次北陸元武七宿為星紀元枵姬訾之口三次西方白虎七宿為降婁大梁實沈三次南方朱鳥七宿為鶉首鶉火鶉尾三次宋書祖冲之曰臣以為辰極居中而列曜貞觀羣象珠體而陰陽區別故羽介咸陳則水火有位蒼素齊設則東西可準原非以日之所在定其

蛟行編

卷七十一

二

世楷堂

名號也次隨星名義合宿體分至雖遷厥位不改戴東
 原曰曲禮言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此列
 宿之四象春秋傳有日在北陸西陸朝觀之文是四象
 即四陸也爾雅雖云北陸也西陸也實言陸則兼
 該三陸故舉中一宿以見七宿天體既動隨時不同何
 以有南北故舉中一宿以見七宿天體既動隨時不同何
 或在南則蒼龍在東白虎在西元武在北象各七宿或見
 或否因其時之定位介為南北東西移時則不同越數
 千年則仲春初昏亦不同然則分四象始自羲和可知
 矣周冬至日在牽牛為星紀之中則斗值星紀之初用
 是為十二次紀首故曰星紀唐虞冬至日在虛乃元枵
 正中元巳來冬至日在箕乃析木之津正中不首斗牽
 牛也然則十二次之名始自周人可知矣漢費直劉歆
 蔡邕諸人未識歲差各以節氣日所在宿度分十二次
 之界故劉歆云日至其初為節氣至其中為中氣晉
 虞喜始立歲差法而左冲之論之尤詳後此推步家雖
 知是次不隨日躔推移然其十二次之界不過損益漢
 志及月令章句為之咸非定論星次起于周人則當取
 春秋傳元枵虛中及婺女為元枵之維首
 二語就黃道均分其界庶幾不大遠于古

天左旋日月五星并恒星等一切皆違天而右旋今日
 月星皆左旋者天速日月星遲為天所曳而左也日月
 皆為天所曳而左旋乃禮記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者
 何也月魄初生初二日始見西方漸移而東至十二三
 日方從東出耳
 初二初三日月魄始見于西方者乃人目之所見其實
 月仍從東升漸移至西因白日之中人不見月至昏乃
 見耳但宋人徒據目中所見日月皆東升西沒遂謂日
 月皆隨天而左旋不知其實右旋特為天所曳而左也
 大輪在外小輪在內之說非也蟻在磨上磨左旋蟻右

旋但磨疾蟻遲人視之覺蟻亦左旋也張橫渠只見磨
 左旋竟不知蟻原是右旋可謂愚矣鶴壽案左旋者自西而東也右旋者自東而西也漢以來步算之家皆言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日月五星
 自東而西也漢以來步算之家皆言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日月五星
 右旋至宋張橫渠乃謂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日月五星
 反右矣漢人所謂右旋者以其進數言之也宋人所謂
 亦左旋者豈以其退數言之與戴東原曰稽之于古夏
 祿已明有列宿日月皆西移之說求之于今又不得梅氏反
 覆申明其義然執是以告步算之家知其必不從試就
 赤道黃道論之赤道正而黃道斜絡之者黃極每晝夜
 而黃極每晝夜必環繞正而黃道斜絡之者黃極每晝夜
 環繞赤極一周日在黃道上因之者黃極每晝夜
 旋其旋也宗赤極而不在黃道上因之者黃極每晝夜
 乘動機左旋于中其道則成回環之執者黃道之外假使
 黃道每晝夜斜行而左旋黃極居其所不動則日出沒
 非東西正位而列宿皆環繞赤極黃極何以致是言之左
 正相對也列宿皆環繞赤極黃極何以致是言之左
 旋者乃黃極而不可言日躔黃道為左旋者俱左勢必愈
 極既左旋日在黃道上又自為左旋兩者俱左勢必愈

速則黃極不及繞一周日所到已成晝夜恒星既宗黃
 極何以能過之假使恒星亦自左旋彌速于日則是黃
 極不及繞一周者列宿皆不及一晝夜即覺其大差乎以是言
 過之不及幾恒星距赤極一晝夜即覺其大差乎以是言
 之黃極晝夜左旋假使日竟不動則終古止于其處
 黃道不自為左旋假使日竟不動則終古止于其處
 無自發斂何成寒暑往來以是言之日躔黃道必有
 動移而其動移也既寒暑往來以是言之日躔黃道必有
 躔黃道有回環右轉之勢則一左一右其勢少遲日
 周而成晝夜恒星循黃道或曰環右轉者甚微故其距赤極
 過日一度恒星循黃道或曰環右轉者甚微故其距赤極
 每晝夜不覺差移也或曰列宿七曜既順天左旋矣又
 回環右轉豈一時兩動之謂乎曰非也左旋者未移也諸
 嘗動也隨黃極環繞而俱左耳右轉者黃極未移也諸
 曜在其斜極與日月星皆環繞之也其右旋也黃極居
 而黃道斜極與日月星皆環繞之也其右旋也黃極居
 中黃道正而月星之推蓋左旋者天道之本然而右旋
 每歲亦有分秒之推蓋左旋者天道之本然而右旋
 學者動機回環之勢也朱子在徒隨天左旋而右旋
 學者猶疑其言似日月星在天徒隨天左旋而右旋
 戊子扁
 卷之十一
 三
 世楷堂

無復右旋之實與實測不合愚則以樞左旋甚速明東
升西降之本以輪在外稍成回環之勢明右旋之因然
後左旋右旋皆實有測驗也

能算日月食方為通秣法朔則日月會于十二辰日為

月掩則日食望則日月恰相對照為地影所隔日光射

不到月則月食故日食必于朔月食必于望鶴壽案推日月食諸

法莫要于求入限推月食者先求天正冬至朔策相乘滿

求太陰入食限其法以積朔與太陰交周朔策相乘滿

周天秒數去之餘為積朔太陰交周應又加太陰交周

望策再以太陰交周朔策迭加三次得逐月望太陰

平交周視某月交周入可食之限即為有食之月再于

實交周詳之交周自五宮十五度○六分至六宮十四

度五十四分皆為可食之限推日食者先求天正冬至

首朔即求太陽入食限與月食求逐月望平交周之法

同惟不用望策即為逐月朔平交周視某月交周入可

食之限即為有食之月交周自五宮九度○八分至六

宮八度五十一分又自十一宮二十一度○九分至初

宮二十度五十二分皆為可食之限

日食之時日為月所掩而無光此乃人目所見若在天

上觀之則日月皆全明

問月之與日相對照是東西相對乎抑南北相對乎答

曰非南北相對而亦非東西相對乃是斜對若正對則

月食

四月正陽之月日食為大災若二至二分則日月本當

同行一道黃道與赤道交非同行日食不為災鶴壽案

交毛傳云之交日月之交會今案交者月道交于黃道

也月以黃道為中其南至則在黃道南不滿六度其北

我行扁

至則在黃道北不滿六度其自北而南自南而北斜穿黃道而過是為交乃有食凡日食月掩日也月在日之下人又在月之下三者相準則有日食故日食恒在朔日月相對而地在中央三者相準則有月食故月食恒在望月食由于地影日食則主人目蓋月卑日高相去尚遠人自地視之其食分之淺深及虧復之時刻隨南北東西而移則視會與實會不同故步算之家立高下差東西差南北差以求之

月本無光以日為光無全明之理人見其圓而明其實半明半暗也若使月是一片扁物則可全明今圓則不能全明假如初一日日在上照于月人能升天上而看月月且全明矣而人自下看卻全暗初二日月移過十三度有餘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略斜轉照之故人見其光之一綫前月月小則初三見月大則初二見自此移至十五月且

與日斜相照矣人居其中而仰觀之故見其全明此時若天上看則全暗也日與月正相對則日為地所蔽而月食若斜相照則地不能蔽蓋因地小故必正對方能掩日也

月本無光以日為光故合朔之日月與日會其光向上人目所視止見其背晦與朔近因無光今晦日閒有月痕者一因時刻相去有多寡假如此月初一日合朔在寅時正距晦日之晨約有一日月行每日十三度有奇日行每日一度今以一日計之日月相距約十五六度故露一綫微光再因月緯度相距有南北假如當月

行最高日行最卑月距日緯北約計五度為最大之限
月在北而日在南故晦日之晨必見微光如十月晦日
是也若日月緯度近或日在北而月在南日月相距時
刻雖遠而晦日亦不見其光

黃道是日所行之道人取名以記識其處赤道是天之
中腰南北適中處取此名以識之月所行之道即是黃
道漢志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即是黃道而月所
行之九道亦即是日所行見河圖
帝覽嬉

秋分以後春分以前日在南北極之下不見日春分以
後秋分以前日在北南極之下不見日南北兩極之下
日有不及照之時皆半歲為晝半歲為夜惟東西日月
還繞一晝一夜

天體與地體皆圓則似東西南北就人所見則然而在
天地實無所分別但天與日月只有東西環轉竝無南
北環轉者則方位固有定矣蓋雖無東西南北之定名
而實有縱橫之定位以有極為之樞紐故也

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者以此
方在赤道之北距北極頗近故也與我對腳底者則又
見南極而不見北極矣惟在赤道之下者南北極皆見
但赤道之下乃在大海中人不易到此大海非我中國

測者元測景之所二十有七自南海北極出地十五度至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然則南北海之相去極高差五十度即兩地之天頂相距五十度以地應之于地亦差五十度也

與我對脚底者應以東為西南為北我所謂南極彼所謂北極也極如磨臍然雖動而不移朱子云居其所不動也非不動乃不

耳假使東西亦有二極則將天梗住不得動矣

攷工記匠人云夜攷之極星戴東原有解極星乃北極之旁一小星以此為記

古書說近北極之地春分以後夜極短煮一羊胛熟即天明但此處不過近北極之地非即在北極下故當夜短時猶有夜若北極下則春分以後半年竟有晝而無

夜矣而秋分以後半年竟有夜無晝亦從可知想此等

處熱必極熱寒必極寒人恐存身不住想未必有人居

之鶴壽案新唐書天文志云骨利幹居翰海之北晝長

日出沒之所今案日出沒之所非在一處秋分以後骨

利幹不得有日矣先生以為近北極之地是也至于兩

極之下半年為晝夜赤道之下一年再冬夏此係地圓

之故其說本于周髀而先生若為不知僅作想當然語

何也周髀云春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極下

常有日光秋分之日夜分以至春分之日夜分極下常

無日光冬至夏至者日道發斂之所生也故日運行處

極北在極南在極中在極東在極西在極中在極西在極中

東方在極南方在極北方在極西方在極東方在極西方在極

陽所終冬至此四方者晝夜易處加四時相及然其陰

地圓而其理其算已具于中也梅文鼎曰周髀雖未明言

至秋分晝夜之長短漸平近北極則晝夜長短之差不大

推而北極之下遂以半年為晝半年為夜矣又言日
行極北太陽隨天左旋繞地環行各以其所到之方正
體相似太陽正中其對衝之方在地影最深之處即為
照而為日中言北極之下不生萬物北極左右夏有
夜半子時矣又言北極之天同為渾圓故易地殊觀而寒暑
不釋之冰物有朝耕莫穫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五
穀一歲再熟蓋惟與天同為渾圓故易地殊觀而寒暑
迴別北極下地即以極為天頂而太陽周轉近于地
平陽光希微不能解凍萬物不生矣其左右猶能生物
而以春分至秋分為晝故朝耕而莫穫也若中衡左右
在赤道下以赤道為天頂春分時日在赤道其出正卯
入正酉竝同赤道正午時日在天頂其熱如火即其方
之夏春分以後日軌漸離赤道而北至夏至而極其出
入竝在正卯酉之北二十一度半有奇正午時亦離天
頂北二十一度半有奇其熱稍減而涼氣以生為此方
之秋矣自此以後又漸向赤道行至秋分日復在赤
道出入正卯酉而正過天頂一如春分熱之甚亦如之
則又為其方之夏矣秋分後漸離赤道而南直至冬至
又離赤道南二十一度半有奇而出入在正卯酉南正
午時亦離天頂南竝二十一度半有奇氣候復得稍涼

又為秋冬故冬有不死之草而五穀一歲再熟也

春分以後日漸漸從南行到北秋分以後日漸漸從北
行到南北極之人半年晝半年夜春分以後晝也秋分
以後夜也蓋日漸南則北極下人不能見日南極以下
反是此亦為縱橫有定之故緣他在縱之下故有時恒
見日有時恒不見日

北極天之樞也北斗星之樞也北斗離北極不知若干

度鶴壽案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七名搖光宋兩朝天文志云天樞去極二十三度半入張宿十度搖光

去極三十五度入角宿九度

有北極即有南極南極亦當不動亦當眾星共之但不

可見故夫子不言至于斗則但有北斗竝無所云南斗
南斗者即二十八宿中斗牛女虛之斗也是為元武乃
北方七宿而謂之南斗者于東南見故也以其對北而
言遂目之為南斗此非眾星之綱領鶴壽案周髀不言南極者中土在赤道北聖人觀象祇據所見之北極而南極可以類推
斗宿之斗亦以象形名之誰謂為眾星之綱領邪
戴東原云天如覆盆日月旁行繞之書璿璣玉衡疏此引周髀說如此
乃北極下人所說北極下人半年為晝半年為夜也但
不知北極下人漢以前安得有書傳入中國欲質之東
原而東原亾矣

第二層天除二十八宿之外則有北斗七星運斗樞一曰天樞二

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又有三垣一曰太微垣內有五帝座星見大宗伯注即靈威仰等其精氣降生為人以主天下即感生帝也五德之運循環休王則此即金木水火之五帝然又非五緯之五星蓋五一曰天市垣一曰紫微垣鶴壽案史漢晉隋諸書志止分中官東官南官西官北官未有以太微天市配紫微為三垣者
三垣之名蓋起于王希明步天歌

堯典鳥火虛昴鳥總指元鳥七宿火則指其次虛昴方指其星蓋錯舉而互見之

二十八宿古人以為不動今秣方知其動然其行甚微凡二萬五千幾百年方得一周天即恒星東移又謂之歲差

漢律秣志甲子上元漢武帝太初秣夜半朔旦冬至是為秣元

是時日月如合璧蓋月行而掩日則日食人仰見分明
有月影至于合璧則日月竝行其實月不可見矣若五
星聯珠則不可解此幾千萬年方得一遇者顧命宣重
光馬注有此一條孟子亦云千歲之日至

夜則人見星晝則人不能見星者日光在下照耀星在
其上光微為日所奪也只有金水二星在日之下而當
晝則其光亦為日光所奪人不得見

春秋恒星不見夜明也謂夜與晝同故星光不見所云
恒星者合二十八宿及眾星言之也但夜明則日竟不
入地矣此不可解鶴壽案夜明當似骨利幹國既夜天
如嚙不暝耳若使日竟不入地則何

從而知其
為夜哉

天地之有寒暑或云地有升降地升而近于天則熱降
而遠于天則寒地升降于四遊三萬里
之中鄭周禮大司徒注但地體渾圓則

宜寒暑到處皆同何以即一中國而南北寒暑已自不
同即相去一二千里寒煖亦別此不可解實則中國在
赤道以北去北極較遠春分以後日漸過赤道而北正

在中國人頂上故熱秋分後日過赤道而南其光斜照
來此地相去遠故寒此說為確但有一日之中而乍寒
乍煖且夏時當夜而極熱日已入地下仍終夜喘汗此

則恐是氣之呼吸耳鶴壽案地主于靜必無升降之理
觀地圓之說而寒暑之故亦可以

了然矣

江叔濠以璿璣卽北極及北斗之主星玉衡卽斗柄謂
 渾天儀者非是鄭注指渾天儀其說以爲渾天儀起于後世唐
 虞恐無之況在察七政觀象甚便何用渾天儀七政則
 天地人四時也鄭注以爲日月五星者非鄭注以五星
 非推步所用鄭不宜有此謬馬注以北斗七星內攝日
 月五星尤不可解鄭注尚書大傳七政以爲天地人及
 四時則其注舜典亦必如此不應自相違背乃裴駟史
 記集解采鄭舜典注忽變爲日月五星之說此必裴誤
 以馬注爲鄭注馬注云北斗七星細分之卽是日月五

星但古秣法推步不及五星近日沈冠雲文集中有此
 說一篇最爲精確安得以五星入七政內康成肯作此
 妄語邪

蛾術編卷七十二終

蛾術編卷七十三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懋校刊

說制十一

洪範曰肅時雨若等

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等咎徵曰狂恒雨若等蔡傳云
休咎類應自然之理必曰某事得某休徵應某事失某
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以語造化之妙如沈說
禹箕先膠固不通矣朱子云庶徵若不細心體識如何
見得漢儒說有某事必有某應古人意精密只于五事

上體察是有此理王荆公都不說感應只以若字作譬喻說則人君亦不必警戒矣朱子之言如此沈何不遵

師法也而鶴壽案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有得失

戒者也漢五行志引伏生書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

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

則有雞既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時則有青青祥唯

金沴木庶徵之恒雨劉歆以為春秋隱公九年三月癸

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是也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

艾厥咎借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

惟木沴金庶徵之恒陽劉向以為春秋僖公二十一年

夏大旱是也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若厥咎舒罰恒

與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駝

時則有目病時則有赤青赤祥惟水沴火庶徵之恒與

劉向以為春秋桓公十五年春冰是也傳曰聽之不

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黑青黑祥

則有魚孽時則有不既時則有耳病時則有黑青黑祥

惟火沴水庶徵之恒寒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故籍秦

以爲驗秦始皇即位尚幼委政太后太后淫于呂不韋

嫪毐封毒爲長信侯以太原郡爲毒國宮室苑囿自恣

政事斷焉故天冬雷以見陽不禁閉以涉危害舒與迫

近之變也始皇既冠毒懼誅作亂始皇誅之斬首數百

房陵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之閒緩急如此寒

與輒應劉歆以為大兩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草皆常

寒之罰非也常兩屬貌不恭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

聖厥咎霽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

歲月日時等

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土庶徵之常風劉向以為春

秋無其應信公十六年正月六鵲退飛過宋都左氏傳

日風也劉歆以為風發于他所至宋而高鵲高飛而逢

之一則退常風之罰是也夫人所著于下則天事見于上

有一節則有一節之微驗豈獨晉申生一衣之福鄭子

人君者無所警惕其不安石謂天變不足畏遂令爲

庶徵既言雨暘等休徵咎徵矣下卽繼以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云云鄭馬孔以此節爲明皇極之得失卿士師尹其得失皆視王也而蔡傳以爲仍承上文雨暘燠寒風而言王之得失徵以歲卿士之得失徵以月師尹之得失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而言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有其利休徵所感也失其時則有其害咎徵所致也此說憑臆妄造謬誕殊甚漢昌邑王爲天子不過二十七日恒陰之罰已非一日矣此豈徵以歲者乎但陰不在庶徵

中而五行傳又蔡所不信不足以折服其心也第就其說思之人于天相感應其職近者應之速其職遠者應之遲人主于天宜呼吸相通五事偶失卽宜謫見于天乃反以歲計卿士師尹職愈卑賤去天愈遠而感應神速反在一月一日之間殊覺顛倒如王者有咎必合一歲之雨暘等總計之直至一歲中有恒雨方可指爲王之貌不恭所致假令一月有咎竟可諉爲卿士之責王置不問乎假令卿士與王皆有咎將一歲之咎盡歸之王乎抑就中分一月屬之卿士乎師尹有咎而一日恒雨或一日恒暘遂足爲咎乎且王者一人得則休應失

則咎應猶可言也卿士師尹衆矣或得或失豈能時若恒若一時竝應將分地而應乎使同僚爲官有得有失則地又不可分矣蔡將何說以處此蔡意蓋必欲以庶徵一疇內無皇極之事故強造此說鄭馬孔以王省以下至則以風雨皆言皇極之徵以歲月作喻意解說最精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此以日月之行有常度喻政之
行有常法而不妄徇民欲能建極者如此月之從星則
以風雨此以月之從星而致風雨喻政之失其常而苟

以悅人不能建極者如此蔡傳云凡民寒欲衣飢欲食
鰥寡孤獨欲得其所此王政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
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
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
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此說謬
不可言飢寒鰥寡孤獨王者視之方如痲痺在身豈獨
從其所好所欲而已哉
鶴壽案有冬有夏雖兼月言之其實皆由于日之發斂也天有南北極爲左旋之中帶以界南北而黃極爲右旋之極距北極二十餘度黃道爲右旋之中帶斜交于赤道半在赤道南半在赤道北最遠距赤道亦二十餘度與黃極距北極相應日循黃道右旋而成歲冬至最南夏至最北相距四十餘度自南斂北其下值中土所居漸近則寒退而暑進自北

之失在于去欲有所過欲者是不睿之刑也謂若昭公不知禮而習小儀不修政而欲誅季氏之類也宗尊也止王極之失在于尊用始祖之法度不言惡者人性備五德得失在斯王不極則五事皆失非一惡也大者易姓小者滅身其能宗始則錄延其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教命也今攷五事及王極之沴為六沴六沴之來有禦之之法有祀之之禮禦之之法即禦貌于喬忿云云者是劉昭引續漢書建武二年尹敏上疏曰六沴作見若是供御帝用不差神則大喜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不供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尹敏所引皆五行傳

文蓋王者遇災而懼修德以禳則災化為祥也祀之之禮則六沴皆有神靈司之若木精靈威仰火精赤熛怒土精含樞紐金精白招拒水精叶光紀為五天帝木帝太皞火帝炎帝土帝黃帝金帝少皞水帝顓頊為五人帝木官勾芒火官祝融土官后土金官蓐收水官元冥為五人臣皆當祀之

改赤道為朱道

改赤道之名為朱道以避正赤道之名在新唐書大衍
秣議 鶴壽案赤道居南北極之中赤者空也謂天體也
漢天文志 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
九行者 赤道二出黃道南又云立夏夏至南從赤道赤
者假借 南方之色也此月行之赤道非天體之赤道而

其字通同故僧一行改之一行著開元大衍秌新唐書略其大要著于篇者十有二日躔盈縮略例曰若陰陽秌交在立春立秋則月循朱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朱道至立夏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西南黑道至立冬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東北然二赤道字同義異可不必改

推文王受命之歲

置天元積歲以部法除之得積部三萬六千三百六餘歲三十四積部滿二十去之餘六甲子部歷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巳卯至戊午是文王受命之歲入戊午部二十四年也

朔日辛卯

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傳云十月

之交日月之交會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此無可疑者或謂宋本朱子集傳作朔月辛卯元版誤為朔日史繩祖學齋佔畢云朔日也而謂之朔月蓋月朔之反辭猶書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也何物史繩祖強作解事而魏了翁著正朔攷云十月之交則十一月矣是周人朔月也故曰朔月辛卯正朔日食古人所忌故曰亦孔之醜周人以十一月為朔月未嘗改為正月也魏特因亦孔之醜一句杜撰出來但箋云日辰之義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孔疏反覆千

餘言疏解甚明朱子集傳以十月為建亥之月并載蘇
 穎濱說十月純陰而日食陰壯之甚故為醜愚謂朱子
 講學自以私淑程子程與蘇為離故貶斥不遺餘力及
 解經則又為所惑即如此經十月自毛鄭以為建酉之
 月千餘年遵用之而蘇忽改為建亥之月朱子從之已
 屬無據不意魏了翁又改為建子之月翻新立異此則
 朱子之所不及料也朔月想係傳寫之誤鶴壽案以步
 算之法上推
幽王六年乙丑建酉之月
 辛卯朔辰時日食詳前卷
 一日分十二時
 北史杜銓傳銓族孫景景孫正元隋開皇十五年舉秀

才左僕射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劔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
 住宿可至未時令賦正元及時竝了攷甲子干支古但
 以紀日而史記則以紀歲矣虞夏商用建子建丑建寅
 迭更則以紀月矣若以一日分十二時亦配干支則始
 見北史此條他似未有也今星命家以人生年月日推
 星限之吉凶名曰八字蓋以年月日時四者皆析而為
 二配以干支故曰八字然毛詩小雅小弁天之生我我
 辰安在箋云辰謂六物之吉凶昭七年傳六物歲時日
 月星辰也服虔云歲星之辰左行于地十二歲一周時

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辰十二辰也然則六物中竝無一日分爲十二時之時桓六年子同生公曰是其生與我同物疏引魯世家謂同日亦絕不言時大約星命之術周漢僅一見亦不知其術若何既指歲時日月星辰則無一日十二時可知新唐書柳玼傳世族遠長命位豐約不假問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星數謂祿命也可見唐人喜談命然舊唐書呂才傳才辨祿命書不驗歷引春秋魯莊公生于乙亥歲七月秦始皇帝生于壬寅歲正月後魏孝文帝生于丁未歲八月宋高祖生于癸亥歲三月惟漢武帝生于乙亥歲

七月七日平時特著其日且云平旦則不據干支其餘皆但據年月竝無日時韓文公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古詩亦云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東坡志林退之詩云云乃知退之以磨蝎爲身宮僕以爲命宮李賀惱公詩跳脫看年命琵琶道吉凶王時應七夕夫位在三宮宋西泉吳正子注看年命意卽今之談命者夫位三宮日者之說曾益注王身旺時年命中時是皆只就年月日推之一日分十二時雖南北朝已有唐人推算但有六字不知何時又添二字爲八字也

鶴壽案世所傳奇門遁甲之術以爲出自齊太公烟波釣叟歌曰陽遁順儀奇逆布陰遁

逆儀奇順行九宮逢甲為直符八門直使自分明符上
 之門為直使十時一位堪憑據直符常遣加時干直使
 加上時支去十時一位也謂甲子戊甲戌巳甲申庚甲辰
 壬甲寅癸各為一位也時干支謂甲子至癸亥六十
 時也據此則一日分為十二時而配之以干支自古已
 然矣但此等書恐是依託未可為據周禮司寤氏掌夜
 時鄭注夜時謂夜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
 黃帝勸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
 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于晝夜冬至晝
 漏四十分晝夜各六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
 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所有夕夜
 有甲乙丙丁戊各五刻晝夜一百刻分為十二時每時有八
 刻三分之一顏之推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
 丁夜戊夜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
 然則古人一日止分為百刻竝不分為十二時至以干
 支配十二時謂之八字此
 則口者之說吾不知之矣

歲年

歲年一周年取禾一熟今夏時之行百世不改宜從夏

爾雅釋天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郭注歲取

歲星一周年取禾一熟今夏時之行百世不改宜從夏

稱歲而從周稱年從便也劉熙釋名年進也進而要之

歲年對文則異散文則通鄭注周禮太史云中數曰歲

朔數曰年是對文則異也年取禾一熟即以歲計禾亦

一熟也歲取歲星一周謂十二歲也年則有閏以正其

月則十二年而歲星亦一周矣是散文則通也鶴壽案

宗云歲者依中氣一周以為一歲年者依日月十二會

以為一年中朔大小不齊故有歲年之異今案中數既

猶未滿一歲當以鄭注為正

閏月無中氣

堯典閏月疏引王肅注云斗之所建是為中氣日月所
 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為閏也肅注本周書周
 月解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太平御覽卷十七文士
 傳云陸續字公紀作渾天說曰閏月無中氣斗斜指二
 辰謂北斗所直假如正月應指寅今則已非指寅又不
 指卯是不能定其中氣所在春秋公羊傳所謂天無是
 月也蓋一年十二月每月二候前一候初交是月之節
 此節氣也後一候為是月之中此中氣也謂朔不得中
 是為閏月閏所以正中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日一日一周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
 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為一歲月一日不及天十三
 度九分度之一七積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三百四十八而與日會者十二為一年大率三百六十五
 日為常數一歲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
 分為二十四氣是為氣盈而晝夜長短節氣寒暑于是
 定焉一年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分為
 十二月是為朔虛而晦朔弦望于是定焉積歲之有餘
 就年之不足而後有閏三年一閏尚餘三日有奇五年
 再閏則少五日有奇積十九年一閏在十二月氣朔分齊
 大率三十二月則有閏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
 中氣在朔若不置閏晦朔弦望皆非其正晝夜平分不
 在春秋之中而寒暑反易矣今案漢人所用者平氣平
 朔而未密也必有定氣定朔唐以來審之既精然後視無中
 猶未密也必有定氣定朔唐以來審之既精然後視無中
 氣之月為閏月定氣者日體實到之節朔序定朔者日體
 月體實會也定朔日數不均必先求經朔為根而進退
 增減之中氣起于七衡六閒古少皞氏之官有司分至
 啟閉者分為春秋分秋分至為夏至夏至啟為立春立
 閉為立秋立冬是為八節其後因而增詳一歲分中氣
 節氣二十有四周髀言七衡周而六閒以當六月故日
 夏至在東井極內衡日冬至在牽牛極外衡也衡復更
 終冬至故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歲一內

極一外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
 時北游所極此北極璇璣四游正北極極從坎陽在子日
 東游所極日出左而入右南行故冬至從坎陽在子日
 天之中日出入坤夏至從離陰在午日出艮而入乾外衡冬
 出與而內衡夏至六氣復返皆謂中氣周髀所稱正北極者
 至內衡之極是為赤道極北極璇璣者右旋之極是為黃
 道極赤道正而黃道半在其內半在其外日之行是以
 有發斂此寒暑相代之故也璇璣距正北極如內外衡
 距赤道之數正北極居璇璣環繞之而成規晝夜一
 周又過一度均分此規為十二宮璇璣夜半至其初為
 節氣至其中為中氣中氣節氣之距凡十五日有奇璇
 璣之環繞正北極也與日行發斂相應是故北游所極
 值正北極子位是為建子于時日值外衡而冬至南游所
 極值正南極午位是為建午于時日值內衡而夏至南游
 夜半所建由子丑寅卯辰巳六宮以至子則日自南
 而斂北由午未申酉戌亥六宮以至子則日自北
 發南如是終古不變故十二建本于北極璇璣宋徐州
 從事史祖冲之曰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極璇璣宋徐州
 非謂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效安

在然則月建之義以表璇璣周髀稱從坎從離信而
 徵也準一歲二十四氣以設衡日至其間為節氣璇璣夜半必在
 夜半必建一宮之中日至其間為節氣璇璣夜半必在
 兩宮之交春正月建寅節氣立春中氣雨水後漢改為清
 雨水日入次五衡二月建卯節氣雨水後漢改為清
 中氣春分日入中衡三月建辰節氣穀雨後漢改為清
 明中氣清明後漢改為穀雨日入次二衡五月建午節氣芒種
 節氣立夏中氣小滿日入次二衡五月建午節氣芒種
 中氣夏至日抵內衡而發南六月建未節氣小暑中氣
 大暑日入次二衡秋七月建申節氣立秋中氣處暑日
 出次三衡八月建酉節氣白露中氣秋分日出中衡九
 月建戌節氣寒露中氣霜降日出次五衡冬十月建亥
 節氣立冬中氣小雪日入次六衡十一月建子節氣
 大雪中氣冬至日抵外衡而斂北十有一月建丑節氣
 小寒中氣大寒日入次六衡十一月建子節氣
 也十二月建寅自逸周書以為斗杓所指漢人據之說經
 祖冲之始辨其失近梅文鼎說為問答辨證極詳問行
 夏之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議者以冬至
 既有歲差則斗柄亦從之改度今時正月不當仍為建
 寅曰孟春正月自是建寅非關斗柄自大撓作甲子以

元雪川婁元禮田家五行云苾種即為黃梅陰陽家云
 苾種後逢壬立梅夏至後逢壬梅斷此際衣沾雨溼多
 致黴黥農人插秧迎苾謂之發黃梅風土記云夏至前
 苾種後雨俱為梅雨陸佃埤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梅
 欲黃落則水潤土溽其霏如霧名梅雨自江以南三月
 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唐某氏詩水國苾種後
 梅天風雨涼杜詩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柳詩梅實
 迎時雨蒼苾值晚春

蛾術編卷七十四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迨鶴壽參校

沈懋校刊

說制十二

在齊聞韶

史記孔子年三十五季平子攻魯昭公昭公奔齊其後
 孔子適齊聞韶音三月不知肉味下言孔子反魯年四
 十二昭公卒然則聞韶約年四十案襄二十九年季札
 聘魯請觀樂見舞韶箭者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
 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觀止矣雖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則魯固有韶夫子應早聞之惟因陳為舜後莊二十二
 年敬仲奔齊世守其業想子孫而抱祖宗之器必有獨
 得其真者非魯之韶可比也孔子至此始得聞之而嘆
 其盛謂韶盡美又盡善亦當在此時鶴壽案魯昭公二
 十五年奔齊時孔
 子年三十六史記謂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比公羊
 穀梁二傳後一年故云年三十五也孔子即于是年冬
 適齊在齊一年而返說苑稱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
 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
 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于是至而聞韶學之三
 月不知肉味此韶樂之妙也蓋在明年之夏與
 明言三月則聞韶並不在適齊之初蓋在明年之夏與
 秋也何以知之若使僅僅聞韶則一日之聞自一歲至
 九成傾耳聽之而已矣今既學之三月則非值樂師教
 習之時必不能如是之久也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冬
 適齊冬非教樂之時也月令仲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
 樂季春之月大合樂此不過一日之事是明年春亦非

教樂之時也惟夏之三月或秋之三月則樂師教習皆
 在是時夏之三月文王世子所謂太師詔夏絃是也秋
 之三月周禮所謂太胥秋頒樂合聲是也惟其教習國
 子諸子及眾樂工故曰日作之而孔子乃得從焉聽之
 至于三月之久也論語三月二
 字固有明徵豈言其久之謂哉

太師摯章

論語太師摯適齊一章可攷侯國樂官之制太師樂官
 之長也少師太師之貳也侑食者堂上之樂也擊磬者
 鼓與播鼗者堂下之樂也言四飯則非若諸侯之三飯
 者矣然太師句下不言初飯或以為初飯太師自領之
 侑食在堂上以琴瑟為主雖未有攷然據周禮王大食
 則奏鐘鼓明日常食不奏鐘鼓也禮記玉藻進饌進

羞工乃升歌疏云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
雖天子與大夫士之禮然諸侯可推矣鶴壽案此章止就樂官之他適

者記之耳若論諸侯樂官之制升歌之外尚有金奏兩君相見及燕勤王事大夫入門金奏肆夏則諸侯之樂官尚有鐘師矣即以堂下之樂言之兩君相見下管象武燕勤王事大夫下管新宮笙入三成燕羣臣及聘問之臣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以笙閒之則諸侯之樂官尚有笙師矣惟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蓋特磬編磬編鐘皆磬師掌之特鐘則鐘師掌之堂下東西階竝有鐘磬在東方者為笙鐘笙磬在西方者為頌鐘磬一磬此則磬師人所掌也

詩止

孟子曰詩止然後春秋作詩止者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則雅止風存風雖存不

入樂也而說者則曰雅止于幽固已風則自幽以後諸國各自有詩邶鄘衛有桓莊釐惠襄之詩檜鄭有桓莊釐惠之詩齊有桓莊之詩魏有桓之詩唐有桓莊釐惠之詩秦有桓莊釐惠襄之詩至于陳之株林澤陂曹之侯人鳴鳩下泉則并有頃王詩焉即以王論黍離君子于役君子陽陽揚之水中谷有推葛藟諸詩平王詩也豈必皆四十九年前詩乎免爰采葛大車桓王詩邶有麻莊王詩也豈非四十九年後詩乎烏得謂止然則聖人之春秋自頃王後始從而定之其前猶仍史記之舊也又曰平王後雖有詩不得列于雅而下夷于侯詩

所爲亡與由前之說風詩一日未亡春秋一日可不論定聖人何不并惠公以前之春秋竝存之而斷自平王也且風亡于頃王而雅則先亡于幽王矣然書止于文侯之命猶未忍絕望也若必待變風終于陳靈然後爲詩亡則春秋不當託始于隱公自呂成公主此說學者多惑之此說謬也由後之說風雅頌卽詩之譜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其體格音調截然不同當時作者亦如今之度曲依其譜之腔調而作後人覽之若爲風若爲雅不能以私意爲升降如賓之初筵武公悔飲酒宜列于風而列于雅七月流火周公陳王業宜列于雅而

列于風皆作者體格如此故朱子曰不是夫子刪詩時降之是當時自如此陳潛室曰雅亡獨有民俗謠歌故止可謂之風非聖人降之也王伯厚曰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于魯已爲歌王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于國風非孔子也范甯穀梁傳序云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胡文定因有降爲國風之說王自降乎樂官降之乎抑夫子降之乎此說謬也然則詩亡之義何居夫詩與樂相表裏而雅則入樂風不入樂春秋衛獻公享孫蒯使太師歌巧言之章知不但正雅入樂變雅亦入樂焉詩言以雅以南

周禮籥章歛豳詩以逆寒暑而六經論樂無及風者知風惟二南與豳之七月入樂而其餘皆不入樂焉文獻志程氏言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享用鹿鳴鄉飲酒笙由庚鵲巢射奏騶虞采蘋如此類未有出南雅外者然後知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敘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敘諸國自邶至豳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蓋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如程氏言并謂古無國風之名今案左

氏言風有采繫采蘋禮記言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風之名自古有之要之十三國不入樂則可信也夫三代以上以樂造就人才昭示功德者非以其詩之辭也其感應微妙盡在聲容歌舞之間兩漢言詩者惟儒生論義不論聲而聲歌之妙猶傳于瞽史經董卓赤眉之亂禮樂淪亡聲詩之道遂絕後世人才所以不及古人功德所以不能及遠皆由于此然則雅詩惟可入樂故能爲功于王迹而賴以存風詩惟不可入樂故不能爲功于王迹而不足賴以存東遷以後西京筍簴蕩然無存太師既不修春誦夏絃之教而宗廟中又無功可

象無德可昭雅詩一體遂失傳而王國之民欲寫其太息愁苦不得已取列國之體效而為之則亦不過傳之里巷賦之宴會而已既不可入樂無益于教化無關於功德雖有詩謂之亾可也當詩之未亾則詩在即史在惠公以前之春秋不論不議當詩之已亾則史在即詩在故平王以下之春秋大書特書且更有微意焉王處衛後而不次二南恐其近于正而不著其變也不名為周而仍號為王嫌其混于侯而自亂其例也蓋自幽王後遲之四十九年不忍以春秋遽接雅亾之後使幽之後有如成康者出焉則禮樂再興雅不亾迹不熄矣何

待春秋也哉彼以變風終于陳靈為詩亾又以黍離降為國風為詩亾皆讀書不知原本者也鶴壽案雅陳王民間之風俗而不係乎王者之政教以雅亾為詩亾其說也是也至謂雅入樂而風不入樂則非也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顧氏曰知錄曾辨之曰二南也雅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風附于二南之後鴉以下六篇附于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附于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附于大雅詩之不入樂者也此蓋沿程大昌之說詩未有不入樂者特宗廟朝廷祭祀燕享不用之耳而其屬樂府奏之以觀民風是亦樂也故吳札請觀樂而列國之風並奏古者四夷之樂尚陳于天子之庭况列國之風乎衛之淇澳鄭之緇衣齊之雞鳴秦之同袍同澤變者敬之不類雅之音節故附于頌也

雅頌得所

鄭衆注周禮太師云古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于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爲之歌邶鄘衛又爲之歌小雅大雅又爲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孔子正之又注襄二十九年傳云孔子自衛反魯然後雅頌各得其所自衛反魯在哀公十一年當此時雅頌未定而云爲歌大雅小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言季子之于樂與聖人同司農兩解自相違反然太師已有風雅頌之名當以前解爲正

律度如從今而讀雅頌等詩孰適而當爲風孰適而當爲雅頌乃其在古有的然不可汨亂者鄭樵六經奧論曰雅頌之音有別然後可以正樂蓋其體既別則其音自別矣章俊卿山堂考索曰風雅頌古人之體今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制不同而名亦異古詩亦然謂之風者出于風俗之語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者其辭典則醇雅然雅有小大雅固已典正然其語閒有重複大雅則渾厚大醇矣風與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得失有美有刺頌則無諷刺惟以鋪張勳德爾子曰雅頌得所當聖人未反魯時

古詩雖多風雅皆混轂無別逮聖人而後得所也三說皆善但得所恐不但雅頌有別卽雅之中頌之中亦各自有殘缺失次須釐定之者
得所專言雅頌不及國風說者皆據程大昌說以爲詩惟二南雅頌入樂餘國不入樂雅頌入樂爲用尤大于南故專舉之案經籍所載如鄉飲酒禮燕禮大射禮所歌甯俞稱諸侯朝正于王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宴之所歌穆叔稱天子享元侯兩君相見等所歌及所謂用之鄉人邦國房中者固皆不出乎二南雅頌之外然襄二十九年吳公子觀樂爲之歌諸國風注云此皆各依

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疏云詩人作詩其所作文詞皆準其樂音令宮商相和使成歌曲樂人采其詩詞以爲樂章述其詩之本音以爲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雖多歷年世而其音不改今此爲季札歌者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也又云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及其八音俱作取詩爲章則人之情意更復發見于樂之音聲出言爲詩各述己情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季札有以知其趣也又云魯爲季札作樂爲之歌聲曲耳不告季札以所歌之樂名也札直聽聲以爲別然則諸國詩皆是樂章非徒歌其辭史

記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

雅頌之音可知全詩皆入樂也大昌之說頗誤夫子言

得所舉雅頌以繫風耳皇侃疏云雅頌是詩義之美者

美者正餘者正亦可知鶴壽案司農注周禮與注左傳

詩入樂風詩不入樂于此一條云全詩皆入樂何亦自

相違反也所講雅頌得所則又盡屬空談全祖望曰今

人所共知者甯武子之對湛露彤弓叔孫穆子之對肆

夏文王皆雅之失所者也大戴禮記投壺篇凡雅二十

六篇八篇不可歌鹿鳴騶首鵲巢采蘋采芣伐檀白駒騶

虞八篇廢不可歌史辟義史見史童史詢史賓拾聲

散挾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案投壺之文最古

故列于經而其說不可曉二雅之材一百五而以爲二

首二也八篇之中鹿鳴白駒是變雅今列之正雅不可曉

曾孫侯氏之詩則亦在雅而鵲巢四詩是南樂亦列之

雅不可曉者三也伐檀則直是變風亦列之雅不可曉

者四也就中分別言之南之混于雅猶之可也變雅之

混于正雅不可也變風之混于變雅猶之可也遂混入

于正雅不可也遺聲則康成以爲商頌者非矣齊者三代

之遺聲是皆在雅頌以前何以竟指爲雅詩不可曉者

五也是非雅之失所者乎葉石林謂吳札觀樂以大雅

爲文王之德以小雅爲周德之衰猶有先王之遺風則

是所奏之小雅皆變雅蓋并板蕩等詩凡變雅皆誤合

之以爲小雅所奏之大雅是失次之尤者也此蓋本于

正雅皆誤合之以爲大雅是失次之尤者也此蓋本于

劉炫規杜預之過而以解雅之失所最精袁清容謂小

雅而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至何草不黃矣鹿鳴至菁

莪皆美詩何言周德之衰乎大雅誠文王之德矣然民

世楷堂

馬竹村謂穆叔不拜肆夏以爲是天子所以享元侯夫

九

世楷堂

肆夏頌也而何以混入于雅此必舊時沿習如此故穆叔雖知禮而不知其非穆叔且然况他人乎蓋魯以禘樂享賓則凡頌皆以充雅而用之燕禮至孔子始正之也今案全氏云云稍有未備周書世俘解稱甲寅獻明也明三終乙卯秦崇禹生開三終孔晁注皆詩篇名或以為明簡即大明之詩是又以雅為頌矣至于頌告神明其詞簡嚴故篇止一章未得以為大武者左傳既以著定爾功為大武之卒章即不得以武為大武者首章而下之其三其六斷皆以篇言而非以章言也傳意蓋謂武為武王之樂桓與齊亦皆武王之樂故以其三其六數之雖當時篇次已不可詳攷然桓齊等篇必非武樂分章今即以左傳證之隨武子引內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引武曰無競維烈以酌與武對舉則酌非大武篇中桓頌志賚頌封賞可知矣况頌各一章章各一義武頌功一章則作詩者何必各立篇名以繫之邪

龜法久已惟當闕疑

上古龜筮竝重而龜居首漢藝文志龜書五十二卷夏

龜二十六卷南龜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

卷載在筮書之前周禮太卜首掌三兆之灋次筮次占

夢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藝文志

所載或即百有二十千有二百之數後來諸家書目皆

不載龜書蓋龜灋久已惟當闕疑鶴壽案玉瓦原三兆

陰陽四兆開龜之下體也兩霽蒙繹克五兆聖圻之象乎五行而視其變化以占吉凶也玉兆者史記所謂玉靈夫子祝曰假爾玉靈炤見物情祓之以卯灼之以荆問焉如響克紹天明乾為玉故曰玉兆天龜靈故玉亦稱靈也瓦兆者旄人為筮合土為之其形象龜蓋者龜也瓦象其體火氣初交厥陰豐啟其德為坤黃中通理坤為土故曰瓦兆地龜仰蓋首向南仰之象也原兆者卜必再兆而後從朕志先定鬼神其依帝之原兆也我大橫之兆漢文以興此之謂原兆也阪泉之兆晉文以伯

以人而參天地焉龜經有壽房兆樓鶴兆房者下房象
 后宮也鶴者介焉象高人北一金水南惟玉食謂龜為瓦
 兆而王莽起明堂卜波水北易林萃之繇曰陰弗能完
 兆之文而墨食也豈其然乎兆不成也卜師掌開龜之四
 瓦碎不全兌為毀折故瓦兆不成也卜師掌開龜之四
 兆方兆功兆義兆弓兆惠半農謂方者其德也弓者其
 體也其德方其體正則義由之立而功由之成龜陰物
 也其德方故其兆亦方灼龜以荆謂之楚焯凡木心皆
 圓而荆心獨方故用以為灼龜也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
 體先定而後占體正則兆正而體此正而體之正者莫如
 不逸析角無邪寒而奠體也凡問卜義則可問志則不
 曰弓者取其形曲而體正也凡問卜義則可問志則不
 可問王者何不正攻雖會下不能見其情焉兆如山陵征者
 為貞問者不攻雖會下不能見其情焉兆如山陵征者
 喪雄禦寇之利兆遇沈陽伐齊則可不利子商此戰功
 也邦文公卜遷梁元帝亦卜遷此國功也民功也義則
 有功不義則無功文公不利而遷所謂義兆也而有功
 民之功元帝以為不吉而不遷失其義矣有不喪其功
 哉惠氏所論四兆之義雖詳而未及其法劉彝謂將卜
 則開龜之下體去其外甲而存其下甲有橫直之文者

以卜也其下甲有直文者所以分左右陰陽也橫有五
 文分十二位象五行與辰次也其上下不可以為兆可
 開而焦者左右各二故曰四兆也兆有體有邑有墨有
 坵兆象曰體兆氣曰色兆廣曰墨兆豐曰坵占人之四
 占即洪範之坵五雨霽蒙驛也龜之中直文謂之干
 里路灼契之坵以近千里路者為首稍遠為中近邊為
 尾凡坵之見皆有首中尾焉合三節言之則有雨雨雨
 雨雨霽雨雨蒙雨雨驛雨雨有雨霽雨雨霽雨雨霽
 蒙雨霽雨雨蒙雨雨驛雨雨有雨霽雨雨霽雨雨霽
 二十五具矣除純體無生尅者不占則二十四五兆各
 二十四則百有二十之經兆具矣頌干有二百
 者更以十干之日加之也卜龜之法大略如此
 洪範稽疑一疇內備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等蔡傳
 云有龜從筮逆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禮記大
 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著
 卦之德著重而龜書不傳此說非也短長大小雖曲禮

有之周禮占人注疏亦有此說然龜書久亡誰能測其大小此經疏以龜筮智等自是定論且以晉獻公之卜人云龜長為權詞尤為妙解蓋古者大事兼用卜筮小事徒筮而已易道彌綸天地何必反小于龜自漢以下龜法失傳是有數焉

貞屯悔豫是再筮得兩卦

胡渭曰朱子語錄云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如揲著成卦則本卦為貞之卦為悔蔡傳曰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程秘

云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皆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兩卦皆為八國語韋昭注亦內外卦之說與蔡傳不合愚謂貞屯悔豫朱子以本卦屯為貞之卦豫為悔故其筮法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象辭據司空季子之占兩建侯以立法也此猶可通獨皆八二字則其義有不可通者蓋惟純坤六爻不變乃可謂皆八若屯之豫則本卦初四五皆變有九有六之卦四亦是七安得云貞屯悔豫皆八乎今攷晉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

世楷堂

世楷堂

世楷堂

世楷堂

八章注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

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文無為也

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

震動

坎為險阻

閉塞不通文無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

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嘗以此傳與注思之春秋傳凡言筮所得卦必曰遇某之某如遇觀之否則占觀六四爻辭遇大有之睽則占大有九三爻辭是也而此獨不然曰得貞屯悔豫故韋注以為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解甚明確或云本卦屯為貞之卦豫為悔非也信如所釋則當曰遇屯之豫矣其專言震者何也長子主器有侯象公子筮得國志在建侯

故獨有取乎震也其曰屯貞悔豫皆八者韋注以為兩卦震二陰皆不變然所得無之卦筮史槩云爻無為司空季子亦占二象則似兩卦六爻皆不變而此獨言震二陰者欲成乎其為君喜震體之不變也古者占大事不嫌再三金縢連卜三龜易有初筮原筮原再也得國大事公子用原筮故既遇屯又遇豫也昭七年衛人筮立君亦用原筮其占亦皆主震初筮九遇屯其象曰利建侯再筮孟縶遇屯之比曰盤桓利居貞利建侯縶足不良弱行史朝以利居貞當之曰弱足者居而以利建侯屬元遂立靈公由是觀之貞屯悔豫其為再筮得兩

卦而非遇屯之豫益明矣鶴壽案水雷屯則內卦為震外卦為坎矣雷地豫則內卦為艮

為坤外卦為震矣此正與山風蠱內卦為巽外卦為艮

一例蔡氏一時誤會耳凡卦六爻有變動者則以變動

之爻占之所謂用九用六也若無變動則視所當用之

爻就其七八占之晉語明言皆八其為再筮得兩卦又

何待言哉

周禮太卜掌九卜之法九曰環卜致師不也筮人掌九

曰筮環謂筮可致師不也與此同

卜日致師其日必吉故孟子曰夫環

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趙云環城圍之朱子因之遂

謂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夫不擇吉

日出師而欲于曠日持久中幾倖一日之遇言天時者

何迂謬至此晉段灼傳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圍而攻

晉人已有沿襲之者鶴壽案先生所引周禮太卜掌

九卜之法九曰環卜致師不也余徧檢各刻本並無此

文豈先生所見別一本與惟蔡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

名九曰筮鄭注環謂筮可致師不也惠半農謂環之

言還也蓋筮征人之詞霍光遣任立政等至匈奴招李陵

夫適止此筮環亦待坐立政等未得私語乃目視陵而數

單于置酒陵亦待坐立政等未得私語乃目視陵而數

數自循其刀環言可還歸漢此環之義也一說環者八

卦歸魂也更為變環為還乾變于巽還于離坤變于震

還于坎故九筮以更為變環為還乾變于巽還于離坤變于震

以致晉師之引左傳楚許伯御樂御攝叔為右

王制王三宥鄭注一宥曰不識二宥曰過失三宥曰遺

忘本周禮司刺文尚書流宥五刑馬融以為幼少老耄

世楷堂

蠢愚此則三赦之法直赦之不刑鄭注宥訓寬赦訓舍寬乃減等赦則全舍馬融以宥為赦大非推鄭意以流與宥為二五刑二字雙承流宥言之此則馬與鄭同者王及孔以為流即宥非也

歷人戕敗人宥

尚書梓材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傳云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為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案蔡傳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

陳師

凱曰三者皆因罪人所歷過或知情或藏匿或資給之也此說本蘇軾然歷人所以

可宥皆為不知情蔡反以知情解之謬甚藏匿資給知情之尤者豈可宥乎玩傳疏說則歷人不過過歷之人

失于覺察者耳蔡又云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

謂痕也陳師凱曰痕說文云毆傷也書傳會選曰漢薛

無瘡癥者此說亦本蘇軾然其所以可宥者亦以過誤

傷人耳所引漢律未見過誤意

蛾術編卷七十四終

夫千變察香紅紫又云綠娘伴燈船四娘面自驚車

則文亦香豈可曾半莊謝趙歸隱登人不變遊藝之人

何嘗曾不味計蔡又以此計歸之楚吾燕蜀贊合

蛾術編卷七十五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迓鶴壽參校

沈懋校刊

說集一

賦比興

詩序云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亦見周禮太師職風雅頌詩之體有此三義也賦比興詩辭之中有此三義也論理當曰風雅頌賦比興今序與周禮為此次者古人之文未可以今之文義測量也傳于賦比興雖閒注之卻不每章盡注至朱

子集傳每章必注賦比興愚以為非也蓋作詩者非必擬定欲作與體比體賦體及其詩成而讀者約略其辭大抵不出此三種如必瓜區而芋疇之則膠柱之見必有所不通即如以關雎興起淑女興也以睢鳩之摯而有別喻淑女之窈窕則亦比也直陳其事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又賦也開卷一章三義具焉奈何每章必限之以一義乎自漢以下樂府古詩時見比興唐人有限而古詩則閒存比興即律亦何嘗無比興宋元金人妄以己意作詩而比興蕩然矣鶴壽案賦比興三者列乃一定之理先生謂論當曰風雅頌賦比興非是孔穎達曰六義次第如此者詩之四始以風為先風之所

用雅頌賦比興為之辭故于風之下即賦比興之言鋪也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也又賦詞也鄭司農云比者譬也賦引類起發已心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託事于物取譬類起發已心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託事于辭也賦引類起發已心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託事于故比比與之先也風雅頌皆是附託外物而事有積漸教化之居與之先也風雅頌皆指其齊後教化之風動之初則諷動之物情既悟然後教化之風俗既齊然後德能容物猶有未盡賦比興與之頌為次故也今案孔疏猶有未盡賦比興與之頌為次故也今案孔疏猶有未盡賦比興與之頌為次故也

雅頌之序云史克也詩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云非采得之稅頌聲作史克稱微子過殷虛而作雅聲譜云十一而稅頌聲作史克稱微子過殷虛而作雅聲譜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早失風聲矣據此則詩體皆作者所自定也鄭志張逸曰賦比興吳札觀詩已不歌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蓋逸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爲賦比興亦有分段或全篇爲比或全篇爲興鄭指摘言之鄭以賦比興直是文辭之異非篇章之分故言從來不別朱子集傳每章必注賦比興亦止就大判言之耳乃先生謂關雎首章三義俱備則是逐句逐字以求之一篇之中非但賦比興三義俱備即風雅頌三體亦無不備何異孫曰三百篇中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之類皆可謂之風憂心悄悄于羣小之類皆可謂之雅幽雅頌哉

許宋黎楚諸國之風

載馳河廣式微旄邱許宋黎之風也江汜汝墳南有喬

木楚之風也諸國之詩少錄于他國即以存之也魯有頌無風蓋當時人已頌之矣夫子烏得而風之然南山崔崔敝笱猗嗟即魯之風也夫子深惡桓故于春秋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彰其弑隱之罪及其見殺于齊內醜甚矣不得不諱之故于齊風存其實也春秋曰子同生詩曰展我甥兮周公之祀未斬隱然見于言外夫子與詩人其皆得忠厚之意者哉鄭夾漈云周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于此屈宋以來騷人墨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朱子集傳云周國本

在雍州岐山之陽文王徙都豐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
 召公之邑于是江沱汝漢莫不從化岐周在今鳳翔府
 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
 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案宋惟興元府為今陝西
 漢中府若京西路即今湖廣安陸襄陽鄖陽德安諸府
 湖北路即今武昌漢陽安陸德安荊州岳州常德辰州
 諸府蓋周南召南半屬荆楚之詩謂之楚風可也孔子
 錄詩不及楚此太史本闕之非有意刪去然可于二南
 互見矣鶴壽案載馳雖許穆夫人作而所詠者衛懿公
 為狄滅國事則不得以為許風河廣雖宋桓夫
 人作然既歸于衛已見絕于宋則不得以為宋風黎侯
 失國寓居于衛于是乎有式微旄邱之作則不得以為

黎風成王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封熊繹于丹陽是為楚
 之始祖江有汜序云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
 媵備數汝墳序云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漢廣序云
 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三詩之作其
 時未有楚國安得以為楚風乎南山刺襄公也敝筇齊
 人刺文姜也故曰齊子歸止猗嗟齊人刺魯莊也故曰
 展我甥兮三詩所詠者雖文姜魯莊之事而淫亂實由
 于襄公且其詩皆作自齊人安得以為魯風乎許宋黎
 楚諸國本來無詩即有詩太史未嘗采之非夫子削之
 也孽虞曰古之周南今之雒陽楚熊繹封于丹陽北濱
 大江至武王侵隨其時尚未有漢及文王封畛于汝楚
 地始至汝水之南先生欲以載馳河廣式微旄邱為許
 宋黎之風已為勉强况欲以江汜汝墳漢廣為楚之風乎

詩人自述其名

詩人自述其名尹吉甫家父寺人孟子奚斯是也班孟
 堅兩都賦序奚斯頌魯李善云奚斯魯公子言新廟奕

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

鶴壽案李善注首引韓詩魯頌曰新廟奕奕二

句次引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四句此太略

朱子仍用毛詩

朱子詩傳不信小序多駁毛鄭然其白鹿洞賦盼黃卷以置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拔雋髦而登進和劉抱一詩木瓜更得瓊琚報注孟子以邳柏舟為衛之仁人見怒于羣小皆毛詩說

程大昌論南雅頌國風等名皆妄

程大昌謂詩惟南雅頌入樂其餘各國風皆不入樂但以徒詩著之其國而已又謂古無國風之名但稱南雅

頌二南自稱南尤不當包統于國風部彙之內攷周禮太師及詩序所述皆有風樂記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心之憂矣于我歸說則自古稱國風左傳云風有采繁采蘋則二南稱風尤明鼓鐘之詩所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文王世子所云胥鼓南康成皆以為南夷之樂左傳見舞象籥南籥者杜預以象籥為武樂之舞南籥為文樂之舞而大昌皆以為二南蓋妄譚也

重韻

顧亭林論詩不忌重韻愚謂蘇李送別廬江小吏是或

一道也唐杜子美李義山當律體盛行而飲中八仙歌
 行次西郊作尚用此體卽成疵病豈可效乎昌黎南山
 一百二韻前云嘗升崇邱望戢戢見相湊後云或散若
 瓦解或赴若輻湊徧攷近日翻刻魏仲舉五百家昌黎
 集注宋版王伯大音釋晦菴朱氏昌黎集攷異及東雅
 堂徐氏刻昌黎集顧氏嗣立方氏世舉注本皆同似屬
 重韻但廣韻去聲五十候有湊字亦有輻字注云輻亦
 作湊集韻與廣韻同廣韻本于唐韻昌黎必從唐韻作
 輻輻各本作湊皆非也說文車部無輻字新附亦無然
 詩家用字豈能盡拘說文唐韻已收之字何不可用若

重韻直不成詩矣

鶴壽案無論三百篇中重韻不可勝數卽自漢迄唐其爲重韻者亦豈獨

蘇李送別諸詩哉柏梁臺詩有三之字三治字二哉字
 二時字二來字二材字陌上桑詩有三頭字二隅字二
 餘字二夫字二鬚字曹子建棄婦詞有二庭字二靈字
 二鳴字二成字二安字阮籍詠懷詩灼灼西曠日一首
 有歸字張協雜詩黑蜩躍重淵一首有二生字謝靈
 運君子有所思行有二歸字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竟述
 懷詩有二反字任昉哭范僕射詩有二生字三情字沈
 約鍾山詩有二足字諸葛孔明梁父吟云問是誰家墓
 田疆古冶子又云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潘岳秋興
 賦有二省字盧照鄰長安古意云別有豪華稱將相轉
 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李
 太白高陽歌有二杯字盧山謠有二長字杜子美織女
 詩有二中字奉先縣詠懷詩有二卒字兩當縣吳十侍
 御江上宅詩有二白字八哀詩張九齡一首有二省字
 二境字園人送瓜詩有二草字寄狄明府詩有二濟字
 宿鑿石浦詩有二繫字韓退之此日足可惜詩有二光
 字二鳴字二更字二城字二狂字二江字惟王摩詰故
 太子太師徐公鞞歌重複二名字施之律詩則非體耳

亭林之說是也先生以重韻為不成詩過矣

同紐字不可連押

韻書中如平聲一東首列東字雙行夾注加反字此下凡與同音者連列之至其下字音與東異則加一圈以別之在一圈內者同紐字也作詩不可連押二韻中必閒以他韻古律皆然如杜子美飲中八仙歌雖用重韻而無同紐連押詩家所最忌也鶴壽案古人用韻不避遇元夫與六五厥宗噬膚韻皆甫無切春秋傳專之渝與攘公之輸韻皆羊朱切楚詞思美人兮擘涕而疇貽與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韻皆與之切其見于三百篇者尤多白華云鴛鴦在梁之子無良非皆呂張切乎抑詩云維德之隅靡哲不愚非皆遇俱切乎桑柔云不胥以穀進退維谷非皆古祿切乎瞻印云維其優矣

心之憂矣非皆於求切乎臣工云嗟嗟臣工敬爾在公非皆古紅切乎雖詩云文武維后克昌厥後非皆胡口切乎那詩云庸鼓有數萬舞有奕非皆羊益切乎總之古人作詩但取文理明當而不拘拘于用韻故古詞紫騮馬歌春穀持作飯採葵持作羹二句無韻杜子美石壕吏詩莫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二句用韻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二句無韻李太白馬歌白雲在青天邱陵遠崔嵬二句無韻野田黃雀行首二句云游莫逐炎洲翠樓莫近吳宮燕無韻行且游獵篇首二句云邊城兒生平不讀一字書無韻其用韻者竇元妻古怨歌然當奈公何則不但河何同紐連押而且河重韻矣然在古人則可在今人諧聲協律則兩韻同音未免混淆似宜避之

李太白詩共九百八十七首惟相逢行長相思之下有六句用絲悲期三韻一本長相思下無此六句案思絲

同紐決無連用之理一本無此六句是也若贈武十七
諤五言古垣猿連用雷別龔處士五言律園後連用案
之廣韻皆同紐攷經典釋文衛風淇奧坵垣小雅鴻雁
之什于垣節南山之什耳屬于垣大雅生民之什大師
維垣四處皆云音袁說文垣兩元切袁羽元切似同音
其實垣當讀若丸胡官切與袁後兩元切者大不相同
太白與子美用韻皆甚嚴李千首杜千四百首從無出
入此外用韻嚴者惟李義山哭遂州蕭侍郎亦垣猿連
用則廣韻之誤顯然至太白以園後連用則不可解同
在此一紐內外錯疊見此當闕疑要豈可為同紐連用

者之佐證乎

鶴壽案相逢行更報長相思與下須臾髮
成絲為韻此正見古人不避同紐連押也

王琢屋注引揚升菴外集載太白相逢行云此詩子家
藏樂史本最善今本無憐腸愁欲斷斜日復相催下車
何輕盈飄然似落梅四句他句亦不同數字故備錄之
太白號斗酒百篇而其詩精鍊若此所以不可及也今
案飄然似落梅等句輕佻之極斷非太白原文此必升
菴所偽造而嫁名于樂史傳本者王氏以之夾注于正
文下殊為無識然王氏並不言某本無長相思以下六
句蓋無此六句則詞意俱未完先生固執同紐字不可
連押之說乃託言一本無此六句耳但
雷別龔處士園後連用其將何以解諸

杜牧一千四百首內惟題鄭十八著作作處七言排律一
首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賈生對鵬傷王
傅蘇武看羊陷賊庭亭庭同紐連押此外絕無愁亭殊
屬無理當是坳字之誤

鶴壽案同紐字用于律詩讀之
固嫌其音複然謂愁亭無理而

欲改為怒垌
豈有理邪

韓昌黎用韻最雜如南山之始邁秋懷之乾玕江陵塗
 中寄三學士之憂耷贈張秘書之勛曠游湘西兩寺之
 苒染荅張徹之冥溟筵庭囿靈薦士之盜蹈喜侯喜至
 之塹塹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之鴈贖皆同紐若聯句會
 合之蛹踊郾城夜會之橐拓并屬和之者亦為所牽掣
 矣然皆古詩也至律詩惟和崔舍人詠月婷庭連用似
 同紐但廣韻不收婷字則仍無害鶴壽案亭與廷皆特
丁切婷以亭得音庭
 以廷得音和崔舍人詠月既是律詩砧影伴娉婷與
 間吟愛滿庭句音複矣何云廣韻不收則仍無害也
 李義山出韻頗多如垂柳用中東風空第四句忽閒以

松楚厲用謬遙邀招未忽用蛟茂陵起用梢郊下用翹
 嬌蕭四十韻獻杜七兄悰通身皆用東中忽閒以農無
 題起用重縫下用通紅風少年用功中叢蓬二忽用封
 若同紐連用惟李肱畫松用童同然藝文類聚作懂懂
 宜從之哭遂州蕭侍郎垣猿已見上此外全集六百首
 從無同紐連用者鶴壽案世人謂詩韻原于周彥倫沈
休文唐韻庚耕清三部同用青獨用
 然清即青字加水旁當在一部中故休文郊居賦以星
 平形經成垌縈青為一韻則唐韻已不同于古韻矣玉
 谿生垂柳詩三品且饒松是第六句非第四句今東韻
 內有菘即松字加艸頭亦當在一部中故垂柳詩以中
 東風松空為一韻則今韻又不同于廣韻矣何以知之
 杜子美兩晴詩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
 久雨不妨農塞柳行疏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
 雁入高空張仲素秋稼如雲賦官限農字而賦中押同

功終字全在東韻蓋唐時東冬兩部皆有農字今韻乃
 刪去其一耳玉谿生五言述德抒情詩四十韻獻杜七
 兄僕射相公用庚耕清韻今月二日復上五言詩四十
 韻乃用東韻中聞有寶瑟和神農之句于此益見唐韻
 于一東部內本有農字也先生乃以為出韻且突言四
 十韻獻杜七兄際即不言述德抒情詩又不用東韻
 者為下一首
 未免疏略

古今韻通押

向來韻書只有近體之韻如二冬下注與鍾同用是也
 而古詩之通用者從無著為律令使人遵守吳才老雜
 采古人之文以為韻補糾紛謬誤豈足為法賴顧亭林
 音學五書及韻補正條理井井學者當一意遵守作頌
 贊箴銘諸體必求上不戾于顧氏古音下可貫于唐人

唐韻者通而用之若邵子湘古今韻略特以便宜作詩
 之用今當略仿其意而大加更正如六魚通七虞二蕭
 通三肴四豪七陽獨用十一九獨用是矣至于東通
 二冬三江宜改為專通二冬三江獨用以三江之音已
 變通之讀者必有所不順以下仿此四支五微八齊皆宜獨
 用惟九佳通十灰十一真通十二文十三元當獨用十
 四寒通十五刪一先五歌六麻皆獨用八庚通九青十
 蒸十二侵獨用十三覃通十四鹽十五咸此予一人之
 私言皆為古詩非為近體也上去入三聲可以約略類
 推若夫近體二十文混并二十一殷而唐人從無此事

即以杜詩證之如贈鮮于京兆五排二十韻十九韻皆
 真中雜以斤崔氏東山草堂七律三韻新入筠皆真中
 雜以芹贈王二十四侍御契排律四十韻三十八皆真
 中雜以筋勤嚴混并鹽凡混并咸而唐韻亦無再攷古
 韻叶一段據吳才老楊用修兩家羅列滿紙其實亂而
 無紀宜一概去之鶴壽案言古韻者始于吳才老然不
 知本音故以為協音及顧亭林之書
 出乃有頭緒至邵子湘羅列羣書編成韻略學者便之
 然未能悉依經典則亦不足據也段茂堂曰今世所存
 韻書廣韻最古其二百六部放于隋陸法言自唐初有
 同韻略遂并同用之韻屬文之士至南宋劉淵新刊禮
 攷求古音今音混淆未明由討古音之源也宋鄭庠
 分古韻為六部近顧氏炎武依廣韻部分古韻為十
 部江氏永又分為十三部鄭氏以東冬江陽庚青蒸入

聲屋沃覺藥陌錫職為一部支微齊佳灰為一部魚虞
 歌麻為一部真文元寒刪先入聲質物月曷黠屑為一
 部蕭肴豪尤為一部侵覃鹽咸入聲緝合葉洽為一部
 其說合于漢魏及唐之杜甫韓愈所用而于周秦未能
 合也顧氏攷三百篇作詩本音以東冬鍾江為一部支
 脂之微齊佳皆灰哈入聲質術節物迄月沒曷末黠
 屑薛麥昔錫職德為一部魚虞模山先仙為一部蕭宵肴
 部真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為一部蕭宵肴
 豪尤幽入聲緝清青為一部蒸登為一部侵覃鹽添咸街
 一庚耕清青為一部蒸登為一部侵覃鹽添咸街
 嚴凡入聲緝合葉洽為一部侵覃鹽添咸街
 矣江氏訂其于三百篇所用有未合者作古韻標準以
 東冬鍾為一部魚虞模入聲藥鐸陌為一部真諄臻文欣
 職德為一部魚虞模入聲藥鐸陌為一部真諄臻文欣
 魂痕入聲質術榭物迄沒為一部蕭宵肴豪為一部歌戈麻
 聲月曷末黠屑薛為一部蕭宵肴豪為一部歌戈麻
 為一部陽唐為一部庚耕清青為一部侵覃鹽添咸街
 侯幽入聲屋沃燭覺為一部庚耕清青為一部侵覃鹽添咸街
 添咸街嚴凡入聲合葉洽為一部侵覃鹽添咸街
 氏益密而仍于三百篇有未合者今更泛濫毛詩較諸顧
 世楷堂

節解因其自然定為十七部今案韻書專論聲音段氏所分十七部根據說文則并及于諧聲偏旁質之周秦之書無所不合可謂信而有徵者矣

杜古詩五言別贊上人用息極國色北臆逼黑翼棘力忽雜以熱七言天邊行用哭蜀鵲忽雜以得息七言桃竹杖引用竹足玉束忽雜以得息五言南池用谷軸腹屋足熟木祝俗瀆目促束忽雜以色直食五言客堂用蜀麓毒足促束綠熟木獨竹屋祿忽雜以北力極得職直稷色七言久兩期王將軍不至用屋獨足木鵠鹿忽雜以得杜用韻極嚴五古通韻幾與顧氏古音悉合七古則皆不通韻幾與律詩無異惟入聲屋沃覺通職德

殊不可解意者送為屋之去職德乃蒸之入而鳳字與鵬同所以通乎存疑

服中不當作詩
禮記檀弓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祥月縞是月禫徒月樂注言禫明

月可以用樂據此知古人祥禫之後踰月可以用樂矣
 吟詠亦歌謳之類祥禫踰月樂且可作作詩當在所不
 禁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則大功不忌作詩又可
 知矣

四大名家論詩

高青邱論詩曰格曰意曰趣王阮亭譚藝四言一曰典
 二曰則三曰諧四曰遠沈歸愚明詩別裁序云始端宗
 旨繼審規格終流神韻吾友青浦王昶琴德刻述菴詩
 鈔吳泰來為序稱其論詩曰學曰才曰氣曰調學以經
 史為主才以運之氣以行之調以舉之四者兼而弁陋

生澀者庶不敢妄廁壇坫愚謂合四名家之論而參之
 詩之道盡矣

射雉賦誤

文選九潘安仁射雉賦雉鳴鳴而朝雉李善注雉之朝
 雉尚求其雌雌雉不得言雉顏延年以潘為誤用攷譏

此句為誤出顏之推家訓非延年也鶴壽案古人用事

璞江賦云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淮泗竝不入江豈因孟
 子而誤邪庾信枯樹賦云建章三月火據史記武帝太
 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二年春二月起建章
 宮是災者柏梁非建章而三月火又秦之阿房也至于
 人名尤易傳訛今人以李正封詠牡丹詩為唐明皇時
 攷唐詩紀事云大和中賞牡丹上謂程修巳曰今京邑
 人傳牡丹詩誰為首出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
 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妝臺前宜飲以一

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大和文宗年號文宗亦有

楊妃非天寶時之楊太真也後人因明皇有沈香亭賞
壯丹事誤改為明皇而不知年號之不合正封與韓文
公鄜城夜會聯句在元和十二年與明皇時代相隔遠
矣李善誤以顏之推為顏延年此猶白樂天詩退
之服疏黃指衛中立而後人誤以為韓昌黎耳

詩紀漏去鼓吹曲

古詩紀前集十卷詩紀百三十卷外集四卷詩話及識
遺為別集十二卷北海馮惟訥纂輯以為自古迄隋無
不統括然文選有謝朓鼓吹曲竟未載入

前谿歌

前谿歌晉詞云黃葛結蒙龍生在洛谿邊花落逐流去
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鮮音節甚妙後之擬之者李滄

溟云葵藿自有心蘭蕙自有香黃瓜一小草春風獨不
忘枝葉頓芬芳吳明卿云迎歡東武亭送歡獨桑路安
得大海水盡向前谿注使歡不得渡非二公不能擬非
陳卧子亦不能采也予亦擬云迎歡東武亭送歡獨桑
頭今日別歡苦後日憶歡愁歡定懷儂不別歡時已久
感歡意不遷前谿送歡去何日迎歡還還亦非少年風
致似不減前哲鶴壽案古樂府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
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後人擬之
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浩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此種奇格不可無一不容有二前谿歌別贅一語于末
有舉刀割不斷之執是亦奇格也枝葉頓芬芳使歡不
得渡等句不過與上一氣相生猶為易擬若還亦不復
鮮句于水盡山窮處忽然添出似斷非斷似連非連真
乃精妙之至先生所擬歡定懷儂否句非但割得斷而

世楷堂

且大小樣還亦非少年句則直鈔前人索然無味矣請
易之燕燕復燕燕花落時相見今春谿一花未識春風
面落紅已片片歡去平康里歡來長安道窮途令人悲
久客令人老不如前谿好兩末句雖不至割得斷然風
致頓減
前哲矣

詩式

詩式五卷釋皎然撰見新舊唐書志志稱皎然姓謝靈
運十世孫晁氏讀書志陸氏研北雜志亦云與智永為
右軍後懷素為錢起從子正相類今觀其書以康樂公
為詩中日月且言文章公器豈敢有私知為靈運裔也
漢人有無名氏古詩不下數十首文選取其十九而後
人多臆揣某篇出某人皆未足信玉臺新詠以其八首

為枚乘作然八首陸機擬古十二首皆有之竝摘取首
句為題與今日良宴會青青陵上柏明月皎夜光諸篇
古今同以為無名者竝列而無別宋南平王鑠代古四
首其三皆玉臺所云枚乘者而亦與孟冬寒氣至竝列
則文選之概以無名信也鍾嶸詩品謂古詩源出國風
陸機所擬十二首驚心動魄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
日以疏諸篇頗為總雜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繹鍾之
意亦以機擬者為無名可知玉臺未足據矣李善云古
詩或云枚乘詩云於戲宛與洛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
明矣觀此似當時以十九首竝為乘作者劉勰以孤竹

一首為傅毅作皎然以青青河畔草為蔡邕作疑皆非也蓋古詞飲馬長城窟行玉臺以為邕作其首句偶與

此同故致誤耳鶴壽案劉彥和謂西京詞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好見疑于後代又

謂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則彥和亦未敢質言也觀漢李陵傳置酒起舞作歌竝非五言則知河梁唱和出自後人依託不待盈觴之語觸犯漢諱始決其為偽作况枚乘更在蘇李之前班史竝不云有五言詩乎

蛾術編卷七十五終

蛾術編卷七十六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迓鶴壽參校

沈懋扈校刊

說集二

杜子美

元微之墓係銘敘歷論古今之詩至沈宋律詩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于魏晉工樂府則力屈于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濃莫備至于子美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

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其論詩家之各局于一偏而不能兼美言言破的至謂子美盡得古人體勢其實乃盡變古人體勢者既已盡得又復盡變所以獨步千古鶴壽案必先盡得古人之體執然後能盡變古人之體執秦准海謂子美詩格窮蘇李之高妙氣埤曹劉之豪逸趣包陶阮之冲澹姿兼鮑謝之峻潔態備徐庾之藻麗擬諸孔子集清任和之大成此即元徵之所謂盡得古今之體執也新唐書本傳云天寶時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先鳴諸子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皋可企及也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閒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微之謂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干言不少衰世號詩史韓愈于文章慎許可至

于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觀此二條則子美之盡得古人之體變古人俱可見矣

墓係銘敘又云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誠差肩于子美矣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干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與乎評李杜優劣精妙之至蓋杜之勝李全在鋪陳排比屬對律切也千古公論至微之始定而元遺山論詩絕句云排比鋪陳特一塗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壁爭柰微之識砭砭所云連城壁在何處妄為大言其實原未識得聊以欺人耳秦觀云杜詩積衆

流之長適當其時而已適當其時妙甚鶴壽案舊唐書文苑本傳云天

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元文格放達識甫之

優劣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新唐書本傳云甫

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新唐書本傳云甫

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

古為歌詩傷時憊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唐本傳詩太

白戲杜曰飯穎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

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益識其拘束也然飯穎詩

太白集中不載若溪漁隱亦嘗辨之舊唐書非是至以

元微之論李杜之優劣為定論尤非李有李之天才杜

有杜之學力各擅所長何分優劣况子美詩無非一片

忠君愛國之心所結而成奈何以鋪陳排比賞之邪若

但賞其鋪陳排比則集中甚多牽強湊集之句如寄臨

邑舍第詩利涉想蟠桃贈韋左丞丈詩哀容豈壯夫建

都詩終愁萬國翻贈裴南都詩近玉琴奉送王信州豈北

詩深慙畏損神西閣詩新詩近玉琴奉送王信州豈北

歸詩瘡痍無血流送敬十使君適廣陵詩濟時曾琢磨

此皆支離配搭不成句調又如至後詩愁極本憑詩遣

興詩成吟詠轉淒涼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詩貪趨

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題相學士茅屋詩富貴

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此等句語尤為拙率其

病即在鋪陳排比也然此不足以為少陵之病評者謂

篇法變化至杜律而極後人執成法以繩杜如欲懲中

四排比之患而為前解後解之說者又欲矯兩截判隔

之失而為七轉八收之說者不知少陵止一片神行而

已若其連章詩又通各首為大片段卻極整齊極完密

少陵此體千古獨有要其融貫處在神理在紀法不在

字向也千言數百言長律自杜而開古今聖手無兩每

見名家評杜至此尤無把握大率本微之鋪陳排比之

言為主張豈知鋪陳排比但可以概長慶諸公之鉅篇

若杜排之忽遠忽近虛之實之逆來順往奇正出沒種

種家法未許尋行數墨者涉其藩籬元遺山所謂連城

壁者正在此處不意先生所見

僅與微之等而出遺山下也

成一囊又云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

杜壯遊云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

世楷堂

我似班揚然年譜三十以前無一詩即三十至四十一
 二亦只十二三首直至四十三歲以後存詩乃多自四
 十三至五十九凡十七年得詩一千四百每年詩百餘
 進雕賦表云自七歲綴詩筆向四十載約千餘篇其著
 述之富如此今皆不存公自以為不足傳皆焚棄之耳
 想少作雖未必拾四傑及沈宋唾餘究未能出陳射洪
 張曲江範圍入蜀以後并王右丞岑嘉州孟襄陽李翰
 林輩句法調法盡行掃卻變化烹鍊別自成一體體格
 所謂滅竈更炊不因人熱苦心千載如見也若蹈常襲
 故安能出人頭地邪

鶴壽案元微之墓係銘敘云旅殯岳陽享年五十九然不詳卒年為

何年舊唐書文苑本傳云永泰二年陷牛肉白酒一
 而卒于表陽永泰二年即大祿元年也唐詩紀事云先
 天元年生大祿五年卒與舊唐書異據子美追酬故高
 蜀州人日見寄詩敘云大祿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則唐
 詩紀事謂卒于五年者近是先天者元宗初即位所改
 之年號即睿宗末也從大祿五年逆數至睿宗末年
 凡五十九年然則天寶十年獻三大禮賦時年適四
 十歲故新唐書本傳云臣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也
 同年進士廣西岑谿縣令海寧周春松靄誤杜詩雙聲
 疊韻譜其說云兩字同母謂之雙聲兩字同韻謂之疊
 韻此三百篇所早有兩漢魏晉莫不皆然但爾時韻學
 未興竝無雙聲疊韻名目故散見而不必屬對也自周
 容沈約勅四聲切韻有前浮聲後切響之說于是始尚
 對矣或自相對或互相對調高律諧最稱精細唐初律

體盛行而其法愈密惟杜少陵尤熟于此神明變化遂
爲用雙聲疊韻之極則迨宋初而漸微北宋如宛陵山
谷南宋如石湖劔南皆不復留意而舊法殆盡杜律詩
如贈鮮于京兆云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沈淪奮飛容易
此二句皆雙聲而自相對者寄河南韋尹云牢落乾坤
大周流道術空牢落雙聲周流疊韻此以二者互相對
而出句雙聲對句疊韻者此皆雙聲正格也贈盧參謀
云流年疲蟋蟀體物幸鷓鴣蟋蟀鷓鴣此二句皆疊韻
而自相對者贈汝陽王云寸腸堪繾綣一諾豈驕矜繾
綣疊韻驕矜雙聲此以二者互相對而出句疊韻對句

雙聲者此皆疊韻正格也松靄所舉甚繁復于杜之外
徧采唐人句合者今但于杜句各摘一聯以見其概七
言及古詩均此松靄言齊梁以上祕奧未開宋元以來
幾成絕學然攷其篇章往往亦多暗合此殆天籟非人
力可強矣于是又徧采兩晉六朝下至趙宋人句以爲
佐證且于此二種正格之外有雙聲同音通用格疊韻
平上去三聲通用格雙聲借用格疊韻借用格雙聲廣
通格疊韻廣通格雙聲對變格疊韻對變格散句不單
用格古詩四句內照應格一一取而臚列之古今評注
杜詩者亡慮數十家曾無先覺松靄獨抉其祕誠爲得

未曾有大凡摹擬情事景物一字不能盡則疊字以形容之
 睢鳩之關關葛覃之萋萋是也或用疊韻則山之崔嵬馬之虺隤是也
 或用雙聲登高曰高岡馬曰元黃是也疊字疊韻為摹狀之詞人所易曉
 若雙聲者蘇子瞻口喫語詩正純用此試取而諷詠之佶屈可笑成何
 音節不知純用之則不成章若于穩順聲勢中忽羸以二字使齒舌擊觸
 因澀得平遲其聲以媚之此律詩妙境也漢末孫炎始為反切六朝神珙
 乃造字母疑若出于後世之所附益者要之追溯其源而已見于毛詩則
 知此事出于自然非穿鑿也松靈大暢其說律詩之奧

突特開而杜老之精神愈出矣

鶴壽案雙聲之體蓋始于王融其詩云園衛眩

紅鷓湖狩澤黃花回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霞唐人亦時作雙聲詩皮日休溪上思云疏杉低通灘冷鷺立亂浪草彩欲夷猶雲容空淡蕩温庭筠李先別墅望僧舍寶刹詩云栖息消心象簷楹溢豔陽簾櫳蘭露落鄰里柳林涼高閣過空谷孤竿隔古岡潭庭同淡蕩髮髯復芬芳此皆雙聲也而蘇子瞻尤好之嘗戲作切語竹詩云隱約安幽奧蕭騷雪數西交加工結構茂密渺冥迷引葉油雲遠攢叢聚族齊鞭迸壁背脫籜吐天梯烟篠散孫息高竿拱梢漏關零露落庭度獨蛸啼掃洗修纖箭窺君詰曲溪玲瓏綠醴避迥盍間攜戲和正甫一字韻云故居劔閣隔錦官柑果薑蔗交荆管奇孤甘挂汲古綆僥覲敢揭鉤金箬已歸耕稼供藁結公貴幹蠶高中冠改更向格各蹇吃姑固狡獪加閒關江行見月四言詩云吟哦傲岸仰晤巖月遇獻迎厓銀刊五齧龜魚唵喞雁鶩噪屹臥玩我語聲牙岌業此亦皆雙聲也其原蓋本于虞廷廣歌之股肱叢脞豈特毛詩之蝦蟇在梁而已哉

奉贈韋左丞丈云紈綺不餓死句意兩拙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全是律詩句法與通首體格不肖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顏之推家訓雜藝篇云琴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勲貴處之下坐取殘杯冷炙之辱

遊龍門奉先寺起白云已從招提遊竟將題面一筆撇過下云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純寫夜宿所見非遊也若改題中遊字為宿字便協

元都壇歌起四句二句一轉韻下八句四句一轉韻高都護驄馬行前十二句俱四句一轉韻結忽變為兩句一轉韻醉歌行別從姪勤八句一轉韻共二十四句漢陂行前六韻皆四句一轉韻結忽變為二句一轉韻洗兵馬每段十二句一轉韻通篇共四段四十八句集中此種皆略近高岑而已小變不作四句一轉板格矣觀高岑之每首皆四句一轉方知公苦心避熱不肯循行矩步若七言古詩長篇一韻到底不轉他韻則又必到昌黎方定此格而杜無之也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題中竝無蔡姓詩中突出蔡侯殊覺無理別本無之又太促鶴壽案蔡侯不過是餞行之人故題中不列之至謂別本無之此則先生託言也結句云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此正與題

相應而謂別本無
蔡侯以下六句都

飲中八仙歌無起無收硬排八段格為獨初首段知章
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不說飲酒突寫醉態造
意造語不避險仄所以為妙其餘奇句雖多未有如此
二句之尤奇者作者特地首段寫出駭人獨于李白
云自稱臣是酒中仙點出仙字亦矯變此種詩今日讀
慣不覺其奇在當日風起初開實為得未曾有至于重
用二船韻二眠韻三天韻三前韻則不佳十八白集中
大雲寺贊公房詩黃鸝度結構紫鴿下采恩小字注一
作芳菲周明府春家藏不全宋本編此詩入近體五言

律中宋本雕刻極精有元國子監印四字又有紅字國
書長印云國子監崇文閣官書借讀者必須愛護損壞
闕失典掌者不許收受二十六字此本的係宋板而入
元官藏者采恩正作芳菲蓋結構芳菲皆雙聲若采恩
則非矣愚謂此詩用四支今作芳菲則入五微矣恐非
也第二首用十七真其中卻間以芹字此正唐人用韻
之法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又雨過蘇端困學紀聞楊綰
謚文正比部郎中蘇端持兩端豈即斯人與案所引舊
唐書楊綰傳彼作謚文簡

偈仄行贈畢曜新唐書叛臣喬琳傳郭子儀表為朔方府掌書記與聯舍畢曜相掉訐似即此人存沒口號畢

耀曾傳舊小詩不知是一人否

鶴壽案本篇云憶君誦詩神凜然存歿口號亦

作畢曜惟夾注一作耀又自注云畢曜善為小詩正與偈仄行憶君誦詩句相應其為一人無疑

石龕云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猓

又啼句法本之魏武北上行

杜鵑行全為明皇而作舊主之思一何切摯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宋江夏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韋

偃者京兆人寓止蜀川善畫馬韓幹之亞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羣童取其屋上之茅斥為盜賊膏

焦口燥呼之其不肯捐一物以及人如此乃欲得廣廈

萬間以庇寒士一篇中自相違反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敘云開元三載余尚童穉

記于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案新唐書將作大匠

宗晉卿為渾脫舞蓋渾脫乃舞名

鶴壽案開元三載子美止四歲也劍器武

舞之名樂府雜錄云健武曲有稜大阿連柘枝劍器胡旋胡騰等輒舞曲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柘圍圓旋甘州等劍器者用女妓雄妝空手而舞竝不持劍也渾脫二字皆平聲渾音魂不讀去聲脫音佗不讀入聲新唐書五行志云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擅帽謂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為舞故中宗宴近臣而宗晉卿為是舞也

送重表姪王砮評事使南海詩我之曾祖姑爾之高祖

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爾祖卽上文爾之高祖卽王珪又稱爲尚書者珪相太宗贈禮部尚書也砒爲公之表姪乃云重表姪此不可解因學紀聞引素問太始天元冊文采王冰注閣若璩云冰當作砒王砒見杜詩肅宗寶應時人自號啓元子注素問八十一篇唐人物志云王砒仕至太僕令年八十餘杜注都遺此攷王砒王冰特字形相似實非一人王伯厚引素問注作王冰予所藏舊刻本素問同冰別有元珠密語十六卷亦作冰且素問自敘云冰弱齡慕道夙好養生而砒因李勉節度嶺南欲往干謁旣與冰之爲人不類素問敘題唐

寶應元年歲次壬寅雖似與子美年月相近但元珠自敘云余少精吾道苦志文儒三冬不倦于寒窗九夏豈辭于炎暑後因則天理位而乃退志休儒繼日優游棲心志道竊計冰年八十餘以三四十遇則天休儒志道計之作素問注凡十二年始成元珠又在其後恐冰之卒必在開元十餘年而杜作此詩已在出峽至江陵公安時爲大秣三年然則砒必非冰又可知也
鄭駙馬宅宴洞中云春酒杯濃琥珀薄冰漿椀碧瑪瑙寒誤疑茅堂過江麓已入風磴霾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聞雜佩聲珊珊江麓一作江底薄麓谷三字相犯

古人所無惟李義山寓目云園桂懸心碧池蓮飲眼紅
此生真遠客幾別卽衰翁小幌風煙入高窗霧雨通碧
客入皆入聲此偶不檢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案舊唐書代宗本紀大祿五年湖
南都團練使崔瓘爲兵馬使臧玠所殺道州刺史裴虬
出兵討玠當卽此人
贈田九判官梁邱云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
朝宛馬總肥春首宿將軍只數漢嫖姚陳畱阮瑤誰爭
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竝入獨能無意向漁
樵哥舒翰使節自崆峒而上青霄者由河隴之吐谷渾

蘇毗納款而應接之故也三四承上說五六方入田七
八望其薦引時田從哥舒入朝故有此贈前贈哥舒詩
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頗有欲入其幕之意故此求
援于田

奉贈嚴八閣老案舊唐書楊綰傳肅宗遷起居舍人故
事舍人年深者謂之閣老新唐書百官志中書省舍人
六人掌侍進奉參議表章與給事中及御史三司鞠寬
滯以久次一人者爲閣老公爲拾遺嚴爲給事中皆門
下省官非中書但三省體制略相當給事人與舍人有
聯比之事則門下之同省者自可援此例相稱三司謂

御史大夫中書門下

鶴壽案嚴武為給事中固在門下省然李肇國史補云宰相相呼為

堂老兩省相呼為閣老則似閣老不專稱宰相矣

曲江對雨云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漫焚香何時

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慨嘆開元之盛不可復

見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花華分韻竟作兩字矣不知起

于唐乎抑六朝已然也若春歸云苔徑臨江竹茅檐覆

地花別來頻甲子倏忽又春華不但分押且連押矣唐

韻華與花不同鈕故也

至日遣興寄北省閣老云去歲茲辰捧御牀三更三點

入鵷行新唐書百官志漏刻博士掌知漏刻更以擊鼓

為節點以擊鐘為節

前在忠州已有聞高常侍亡詩于杜詩編次前後略

依近儒本獨于贈高式顏云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

式顏乃適之族姪此必廣德初適為西川節度式顏來

依之卒後流落夔峽間而贈之應改編于此也世說王

戎過黃公酒壚謂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飲于

此自嵇阮云亡視此雖近邈若河山時適已卒故用世

說以寄慨

秋野云盤飧老夫食分減及谿魚分減出佛書見鄢陵

梁熙曰緝哲次齊集

鶴壽案華嚴經十布施內有分減布施惠定字曰東觀漢記孔奮篤

骨肉弟奇在洛陽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分減二字出此

夔府詠懷百韻陣圖沙北岸市暨灤西巔自注暨音既
峽人目市井處曰市暨江水橫通山谷處方人謂之灤
聞斛斯六宮未歸云荆扉深蔓艸土銼冷疏烟吳若本
注蜀人呼釜為銼困學紀聞涌水李氏云老杜多用方
言如岸漑土銼皆楚蜀人語攷卜居云雲障寬江左春
耕破灤西題灤西新賃艸屋云畏人江北艸旅食灤西
雲皆作仄聲讀灤俗字說文新附汝羊切此作仄聲从
土音也九日藍田崔氏莊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

萸子細看觀李固弟請司馬弟山水圖云野橋分子細
沙岸繞微茫枯枿云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送郭中
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云艱難須上策容易即前
程子細容易皆俗語

逸詩拾遺朝奉大夫員安宇所收放船云江市戎戎暗
毛詩何彼穠矣傳穠猶戎戎也杜正用此
秋興蓬萊宮闕對南山與雲移雉尾開宮扇複宮字上
宮應改城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前云羣公價盡增纖毫
欲自矜與黃霸璽書增張兵撓棘矜犯複必有誤拾遺
客舊館用春韻忽雜以聲字必非杜作若幕下郎官安

穩無從來不寄一行書因知貧病人相棄能使韋郎迹也疏首句借韻杜所絕無此等率筆本不在彙後人強入之或謂杜律詩中多連用三仄聲句及用平仄平或仄平仄聲句雖自謂老去漸于詩律細其實猶不得為細也愚謂杜上韋左相見素巫咸不可問贈翰林張四學士賦詩拾翠殿春宿左省星臨萬戶動病馬塵中老盡力連用三仄聲字擣衣君聽空外音天河何曾風浪生平仄平也贈哥舒翰君王自神武何將軍山林蹉跎莫容鬢仄平仄也凡如此句隨舉輒有乃造此苛碎不中情理之論強作解事殊為妄矣

以句為年

白樂天詩掌珠一顆兒三歲鬢雪千莖父六旬說文勺部十日為旬此以十年為旬沿俗誤也明初徐尊生懷歸集生日有感云客中生日近七夕老子行年當五旬亦同鶴壽案以旬為十年蓋始于唐代漢魏六朝無之也樂天又有偶吟自尉兼呈夢得詩云且喜同年滿七旬自注予與夢得甲子同辰俱得七十

韓昌黎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俱文珍為監軍公為觀察推官文珍將如京師作敘竝詩以送之樊汝霖謂詩不入正集李漢以文珍故為公諱也方世

舉雖云新書本傳稱其性忠強諛義理則其人或不必
拒然宦官之禍至唐而極舊書文珍從義父姓曰劉貞
亮性忠正剛而蹈義彼小人也節度得人何用監軍節
度不足信乃信宦官小人德宗舛矣新書自置親兵干
人貞元末宦官領兵附順者益衆忠正乎非忠正乎舊
書王叔文欲奪宦者兵權貞亮建議與之爭乃請立唐
陵王爲皇太子迺叔文時議嘉貞亮忠蓋恐失兵權而
迺叔文忠蓋乎非忠蓋乎舊書竇文場傳叔文謀奪神
策兵權乃用范希朝爲京西北禁軍都將事未行爲內
官文珍等所排叔文貶而止希朝嘆喏宿將百戰威名

不可信乎文珍之小忠小信可信乎新書高崇文討劉
闢復爲監軍初東川節度使李康爲闢所破囚之崇文
至闢歸康求雪貞亮以不拒賊斬之以專悍見訾夫康
被囚則非降文珍斬之豈特專悍亦凶暴甚矣舊書憲
宗思其翊戴之功遷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卒贈開
府儀同三司子傳父業乃以翊戴歸功宦官殺叔文以
快私忿憲宗視不改父之臣者相去遼絕卒之已爲宦
官所弑孫敬宗又爲宦官所弑自文宗以下閹人握兵
之禍潰敗決裂其原皆自文珍發之昌黎一文一詩本
無關於興亡大局卽送之之時文珍惡尚未露亦無害

昌黎之為君子然叔文之忠謀不用而見誅文珍之欲據兵權而釀亂則固確然者鶴壽案大凡小人當其未敗露時何嘗不冒為君子

之行平涼之盟俱文珍在渾瑊軍中會變被執不居然一君子哉德宗亦信之故使之出監宣武軍此詩敘云為之天下之鎮陳雷為大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然後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既極口稱之而詩之結句又用王陽王尊事以頌之昌黎君子也君子可欺以其方蓋深信文珍為端人矣其後昌黎自為君子文珍自為小人本兩不相妨李漢為公諱不以此詩入正集固非方世舉周旋其間謂公奉董晉之命而作非出己意亦殊不忝

春風詠采蘭東雅堂刻昌黎先生外集注引束皙補亡詩采蘭以養親也顧嗣立仍取而方世舉刪去非是文珍聞人不知其所出所謂親即義父耳鶴壽案此正用補亡詩義故下

聯直接云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也

此日足可惜顧嗣立引洪興祖云此詩雜用韻長洲俞瑒犀月云古庚陽二韻通觀鹿鳴采芑之詩自見其入東韻者桑中之詩亦然方世舉云此篇用韻全以三百篇為法如楚茨濟濟蹌蹌一章蹌羊嘗亨將祊明皇饗慶疆是庚陽二韻也瞻彼洛矣末章決同邦是陽東江三韻也鳧鷖首章涇寧清馨成是庚青二韻旁及侵韻也四章潔宗降崇是東冬江三韻也此類不可枚舉此詩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蓋古韻本然耳愚謂諸家論韻可謂謬矣洪興祖謂此詩雜用韻若依顧炎武說則

洪說甚確鹿鳴以鳴華笙簧將行爲韻顧云華字從平
笙字從生徧攷三代秦漢之書凡鳴平生字無入陽唐
韻者知此章自吹笙鼓簧以下別爲一韻烈祖之詩亦
然采芑次章以鄉央衡瑒皇珩爲韻顧于鄉下注十陽
與央衡瑒皇珩協衡下注古音戶郎攷衡字詩凡五
見竝同後人混入十二庚韻珩下注同桑中顧注首章
唐鄉姜爲一韻中宮爲一韻而上字仍協首句比以平
去通爲一韻楚茨次章以瑒羊嘗亨將祊明皇鄉慶疆
爲韻其爲陽唐韻者無可疑而顧于亨下注古音普郎
反攷亨字詩凡二見禮記一見竝同後人混入十二庚

韻祊字注古音方後人混入十二庚韻慶字注古音羌
攷慶字詩凡七見書一見易十二見儀禮二見禮記一
見竝同後人混入四十三暎韻此以平上通爲一韻明
齊風雞鳴注古音彌郎反攷明字詩凡十六見書三見
易十七見禮記五見爾雅一見楚詞十見竝同後人混
入十二庚韻瞻彼洛矣顧以矣與止爲韻同與邦爲韻
非以決同邦爲韻若鳧鷖首章涇寧清馨成皆庚青二
韻而以爲旁及侵韻蓋老而眊昏矣凡此皆據顧氏詩
本音爲定古音千年無人講明陳第發之顧炎武大暢
其說著爲音學五書藏諸名山播諸通邑大都朱竹垞

等親與之游猶不知尊信若俞瑒輩更不足言矣昌黎生于經學既衰之日摘埴索塗那有是處薦士前云中聞數鮑謝比近最清奧後云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闡奧重疊用韻自是大病鶴壽案顧亭林詩本音所定部分猶未詳細段茂堂六書音韻表云古音十陽十一唐為一部蓋據卷耳之筐岡黃傷膠木之荒將漢廣之方廣以及鵲巢以下諸詩為證也十二庚十三耕十四清十五青為一部蓋據采蘩之中宮僮公草置之丁城麟之趾之定姓以及小星以下諸詩為證也一東二冬三鍾四江為一部蓋據采蘩之中宮僮公草蟲之蟲蝨冲降行露之墉從以及羔羊以下諸詩為證也而音有正變音之斂侈必適乎中過斂而音變矣過侈而音又變矣陽者音之正也唐者陽之變也耕清者音之正也庚青者耕清之變也冬鍾者音之正也東者冬之正也庚青者耕清之變也冬鍾者音之正也東者冬之正也變也古音多斂今音多侈音不能無變變不能無分顧氏于此三部分之當矣而猶合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為一部魚虞模侯為一部真諄臻文欣元魂痕寒

桓刪山先仙為一部豈得盡從之哉

送僧澄觀詩追敘從軍大梁徐州而繼以洛陽窮秋云云其為去徐居洛甚明未有臨淮云云則澄觀赴臨淮太守招公送之也華嚴經疏唐僧澄觀謨明天啓七年嘉興三塔寺刻前有敘引述澄觀行迹言其生于開元二十六年戊寅計至此時貞元十六年庚辰已六十三故云已老彼又言澄觀死于文宗開成三年年一百有一公所送即此僧向來注家從未引及華嚴疏敘但樊汝霖引李邕泗州普光寺碑云云洪興祖引李太白僧伽歌云云僧伽即澄觀也攷僧伽塔成于景龍四年廣

川書跋僧伽歌非太白作太白死代宗元年上距大足
二年壬寅時白始生六十年而白當景龍四年方九歲固不
與僧伽接

又魚招張功曹案年譜以義魚為從陽山令徙掾江陵
待命郴州與張署同寓而作據年譜云永貞元年夏秋
之間離陽山埃命于郴州即以義魚與八月十五夜同
編于此年但此云義魚春岸濶則是春日事是年春當
在陽山令任何緣與張署義魚疑是去年貞元二十年
春赴陽山道中與張署同行客邸以此相娛耳濡沫二
句比已與張也未云自可捐憂累情詞顯然年譜編次

稍誤

赴江陵塗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
員外翰林三學士方崧卿云公陽山之貶寄三學士詩
敘述甚詳而行狀但云為幸臣所惡出宰陽山神道碑
亦只云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惡之而公詩云或自疑
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是未必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宦盡
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冤讎岳陽樓詩
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
是蓋為王叔文等所排矣憶昨行云伍文未揃崖州熾
雖得赦宥常愁猜是其為叔文等所排豈不明甚特無

所歸咎駕其罪于上疏耳昌黎于俱文珍不知其將為
 惡而輕以文假借之于叔文不知其忠于為國心疑讒
 譖而恨之此不知人之故也叔文行政首貶京兆尹李
 實為通州長史而實乃毀愈者也贈故忠州別駕陸贄
 兵部尚書謚曰宣而贄乃愈之座主也罷宮市為五坊
 小兒而此事乃愈所諫正也諸道除正敕衛稅外諸色
 雜稅竝禁斷除上供外不得別有進奉貞元二十一年
 十月以前百姓所欠諸色課利租賦錢帛共五十二萬
 六千八百四十一貫石匹束竝除免正愈詩所云適會
 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為忠寧自謀者也愈

與叔文事事膺合如此愈固大賢叔文亦忠良乃目為
 共毆以嗣王誅之為快非不知人邪又疑柳劉言洩子
 厚荅許孟容書與負罪者親善奇其能謂可共立仁義
 叔文母劉夫人墓銘叔文堅明直亮獻可替否利安之
 道將施于天子厚心事光明如此若云洩言冤讎以賣
 其友夢得亦不肯況子厚邪鶴壽案三學士謂王涯李
 建李程也涯字廣泮太原
人貞元八年進士充翰林學士拜右拾遺左補闕建字
 杓直舉進士德宗用為右拾遺翰林學士程字表臣隴
 西人進士擢第貞元二十年充翰林學士順宗即位王
 叔文排之罷學士為員外郎容齋隨筆云韓文公自御
 史貶山陽新舊二唐書皆以為坐論宮市事按公赴江
 陵塗中詩自敘此事甚詳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關中
 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
 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專政者惡之遂貶然則不因

論官市明甚今案此條所駁正遠出洪容齋之上非但
 不識叔文而且不識劉柳若使文公見之其將何辭以
 對舊唐書謂叔文用事引劉禹錫及柳宗元入禁中與
 之圖議頗怙威權中傷端士既任喜怒凌人道路以目
 此段恐非實錄叔文于永貞元年八月即貶渝州司戶
 明年誅之王任貶開州司馬死其所十月韋執誼貶崖
 州司戶亦死其所執誼為宰相杜黃裳之壻
 故最後貶公詩所謂任文未揃崖州熾也

永貞行太皇亮陰未出令小人乘時偷國柄揭出王叔
 文偷柄更明白夫傳得諸版築呂起于漁釣叔文之進
 用何嫌且二月方得柄八月即遠斥叔文亦可憐矣又
 云北軍百萬虎與貔天子自將非他師一朝奪印付私
 黨憧憧朝士何能為新唐書兵志天子禁軍者南北衙
 兵也南衙諸衛兵北衙禁軍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

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魚朝恩為監軍後朝恩以軍歸禁
 中分為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
 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不一京畿之西多以神策鎮之
 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于中人叔文用事欲取
 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
 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亦以宦官典兵
 為天子自將且云奪印付私黨新書希朝傳稱其治軍
 整毅當世比之趙充國歷敘其安民禦虜保塞之功與
 舊書韓遊瓌傳所云大將范希朝善將兵名聞軍中者
 正合豈可謂之私黨乎唐天子被弒者自憲宗始以後

大權咸歸宦者昌黎地下有靈得無悔乎又云董賢三公誰復惜侯景九錫行可嘆國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許庸夫干董賢以男寵進而以比叔文可謂擬不于倫亦太不為順宗地侯景篡梁豈可以比叔文且何至說到干天位真所謂惡而不知其美者

京師有言與入關詠馬云歲老豈能充上駟力微當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驤首牽過關門妄一鳴觀此作似有鑒于陽山之覆轍欲以緘默取容矣乃其後諫迎佛骨面折王廷溱強項自如不少貶也君子哉

為天子禁軍指醉贈張祕書署也非徹也詩云方今向太平故知元和

初又云長安眾富兒云云故知在長安作

鶴壽案張署河間人舉進

士拜監察御史為幸臣所讒與韓文公李方叔俱為縣令南方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為判官不行拜京兆府司錄元和元年還京集中或稱張功曹或稱張十一此詩又稱張祕書蓋皆署也張徹為公門下士又係公之從子婿元和四年始舉進士此詩作于元和元年公召還拜國子博士時故知非徹也

答張徹一首歷敘聚散蹤跡自浚郊避兵亂以下十四韻言貞元十五年公至彭城節度使張建封居之睢水上與徹連門相從之樂自及去事戎轡以下八韻言建封以公為節度推官徹赴舉試始別去是年冬公以徐州從事朝于京師又與徹同行十六年春公朝正事畢將歸與徹別于灞水徹下第而公返彭城自洛邑得休

告以下七韻敘已從洛告休游華山事自我豸忝備列
以下十二韻言貞元十九年爲御史言事貶陽山令事
自赦行五百里以下至末言永貞元年大赦移江陵法
曹元和元年入爲國子博士徹與其弟復相繼舉進士
尚未得官與公相晤事詩云罔罔抱瑚璉飛飛聯鶴鶴
明弟兄相繼中第又云魚鬣已脫背虬光先照硯明未
入仕又云勤來得晤語勿憚宿寒廳語尤顯然
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云去歲羈帆湘水明霜風千里
隨歸伴思君攜手安能得今者相從敢辭嬾指去年永
貞元年自陽山移掾江陵今方得歸京又云由來鈍駃

寡參尋況是儒官飽閑散時爲國子博士故云閑散又
云年少得途未要忙時清諫疏尤宜罕似以言事爲切
戒乃又上佛骨表公血性奮發不計禍福卽其後宣撫
王廷湊衆皆危之元微之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
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畱自顧遂疾
驅入是時已置死生于度外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公之
謂矣
納涼聯句云君顏不可覲君手無由搨說苑襄城君衣
翠衣帶玉劔履縞舄立于遊水之上楚大夫莊辛過而
說之遂拜謁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城君忿而不

言莊辛曰君獨不聞鄂君子皙感于越人之歌乎襄城君乃奉手而進之詩似用此

同竇牟韋執中尋劉尊師不遇方云此詩得于五竇聯珠集公時任都官員外郎同洛陽令竇牟河南令韋執中以訪之元和五年也詩以同尋師為韻人各一首按容齋四筆云唐五竇聯珠集載竇牟為東都判官陪韓院長韋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官員外郎韓愈得尋字云云今諸本韓集皆不載近者莆田方崧卿攷證訪蹟甚至猶取聯珠中竇庠酬退之登岳陽樓一篇顧獨遺此何也然則此首非方崧卿所取何以有方

云邪

醉留東野東野以貞元十一年為溧陽尉去尉二年鄭餘慶尹河南奏為水陸轉運從事此云不得官當是未作尉以前而年譜乃編于元和六年其時東野已得從事或云已罷故云不得官恐非

鶴壽案新唐書孟郊傳云年五十得進士第調

溧陽尉縣有投金濼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閑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據登科記東野及第在貞元十二年然則貞元十一年尚未為溧陽尉也東野為鄭餘慶留府賓佐在元和二年間去及第時已十一二年若貞元十一年即為溧陽尉當非去尉二年即為水陸轉運從事也此詩云東野不得官方世舉以為前一年罷水陸轉運從事或有之但本傳云卒年六十四若依登科記此詩不得編于六年則

石鼓歌義之俗書趁姿媚題張十八所居云端來問奇
 字為我講聲形阿買能書八分而目為不識字義之千
 古書聖而直斥為俗書可云卓見矣王得臣塵史云王
 右軍書多不講偏旁此退之所謂俗書也義之十七帖
 如縣字作懸麪字作麵著字作着疏字作疎采字作採
 蘭亭敘莫字作暮領字作嶺據快雪堂本陳炳虎文
 集十種蘭亭皆作領譏
 為不講偏旁固宜但昌黎名取俗字或以已孤不更名
 至于平生文章議論于許氏說文從無一言援引推重
 何也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按盧汀字雲夫新舊

唐書皆無傳見于公詩凡六一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
 錢七徽赤藤杖歌二卽此三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
 子詩兩章和之四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五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回六奉酬盧給事雲夫
 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某氏云盧汀貞元元年進士歷
 虞部司門庫部郎中遷中書舍人為給事中其先稱虞
 部者工部尚書之屬此稱司門者刑部尚書之屬後稱
 庫部者兵部尚書之屬洪興祖引國史補云兩省相呼
 為閣老尚書丞郎中相呼為曹長郎中員外御史遺補
 相呼為院長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然退之呼盧庫部

爲曹長張功曹爲院長則上下亦相通也此稱盧司門
爲院長者公于元和六年以尚書職方員外郎還京後
元日朝回又稱盧庫部爲曹長者公以考功郎中知制
誥故若街西行香贈盧舍人時盧汀已拜舍人宜改編
于元日朝回之後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公于貞
元十六年去徐居洛十八年亦嘗遊焉然皆暫居惟元
和二年以博士分司東都此下四五年皆在洛此云昔
尋李愿向盤谷下云窮探極覽頗恣橫物外日月本不
忙必是追敘彼時之事下云閉門長安三日雪則是從

洛已歸京下云十年蠢蠢隨朝行蓋自江陵還朝數之
則此詩元和十年作

街西行香贈盧李二舍人李逢吉元和九年改中書舍
人至十一年二月同平章事

示兒此詩當是元和十二年從裴度平淮西歸京遷刑
部侍郎後作新唐書百官志刑部侍郎一人正四品車
服志三品金玉帶鈿十三景雲中詔衣紫者魚袋以金
飾之詩云玉帶縣金魚想必是爲侍郎時作從貞元初
至京至是三十餘年言三十舉成數符讀書城南亦俱
在此一二年所作

鶴壽案詩中明言始我來京師辛勤
三十年故方世舉云公以貞元二年

始來京師至元和十一年益三十年矣先生謂作于元和十二年亦據此也新唐書車服志方注已引之蘇子瞻曰退之示兒詩所示皆利祿事也老杜示宗武云試吟青玉案莫羨紫香囊應須飽經術已自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所示皆聖賢事也符讀書城南符者公子之昶長慶四年登進士第元和十二年符已十九歲矣陸唐老曰退之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招諸生而勉勵之此豈有利心于吾道者佛骨一疏議論奮激會不以去就禍福回其操原道一書累千百言攘斥異端用力與孟子等其所學所行無愧矣惟符讀書城南一詩乃駭目潭潭之居掩鼻蟲蛆之背切切然餌其幼子以富貴利達之美若有戾于向之所得者今案示兒詩云我冠講唐虞考評道精麤又云以能問不能其蔽豈可祛符讀書城南詩云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畬演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此其訓子弟以勤學好問稽古敦行可不謂至哉

詠雪贈張籍飄飄還自弄歷亂竟誰催設雞宵呢呢驚

雀暗徘徊飄飄徘徊皆疊韻歷亂呢呢皆雙聲城寒裝
 睥睨樹凍裏莓苔娥嬉華蕩漾胥怒浪崔嵬萬屋漫汗
 合千株照耀開水官夸傑黠木氣怯胚胎狂教詩碑砢
 興與酒陪鯁皆疊韻緯繡觀朝萼冥茫矚晚埃皆雙聲
 舉此以為例餘不及
 鎮州初歸云別來揚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
 小園桃李在畱花不發待郎歸東雅堂刻某氏引唐語
 林退之二侍妾名柳枝絳桃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絕
 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
 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又鎮州初歸云云邵氏聞見錄

孫子陽為余言近時壽陽驛發地得二詩石唐人跋云退之有倩桃風柳二妓歸塗聞風柳已去故云云後張籍祭退之詩云乃出二侍女非此二人邪蔣之翹曰唐語林不足信退之固是偉人豈殷殷于婢妾況所云發地得石則當時必韓自立他人豈便以去妾為言詩意不過感慨故園景色耳愚謂詩言侍郎歸語甚旖旎安得泛指景色退之壽陽之行不畏疆禦大節凜然殷殷婢妾何害其為偉人宋頭巾腐談往往如此豈張籍祭詩亦不足信邪

鶴壽案文天祥為宋室忠臣平時歌妓滿前然貌為道學而心實貪淫者不得藉口于此也至發地得石之說斷無其事豈有尋常一詩而刻石埋于地下文公肯為之乎抑他人肯為之乎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舊李逢吉也長慶二年入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此非長慶二年冬即三年冬作方世舉辨此與和杜相公太清宮二首皆膺詩亦未見的確

余家藏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蓋宋坊間所刻合晦菴朱先生攷異畱畊王先生音釋為一書畱畊名伯大前有姓氏一紙又有昌黎先生外集十卷未附新書本傳及敘書後廟碑各一篇魏仲舉五百家注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前有諸儒名氏五百家者約略云爾非其實也東雅堂昌黎先生集四十卷每卷有東吳

徐氏刻梓家塾篆字印後有遺文一卷宋版無惟傳敘
 書後廟碑及外集與宋版同顧嗣立昌黎先生詩集注
 十一卷以上四種詩皆李漢所編顛倒錯亂全無次敘
 最後方世舉箋注十二卷編年為次最有條理顧氏始
 初笏行年譜今以詩編年可不用年譜且指摘南山有
 高樹行刺李宗聞等之非今一以方本為主略舉其誤
 應改編者鶴壽案新唐書本傳云性明銳不詭隨與人
 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
 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
 無後者為嫁遣孤女而邱其家嫂鄭喪為服替以報每
 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
 出故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言原道原性師說等
 數十篇皆奧衍闕深與孟子揚雄相表裏而佐六經
 至他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史稱公之行誼

文章如此其詩集自李漢編次以下
 攷證詳明則以方扶南為最

蛾術編卷七十六終

